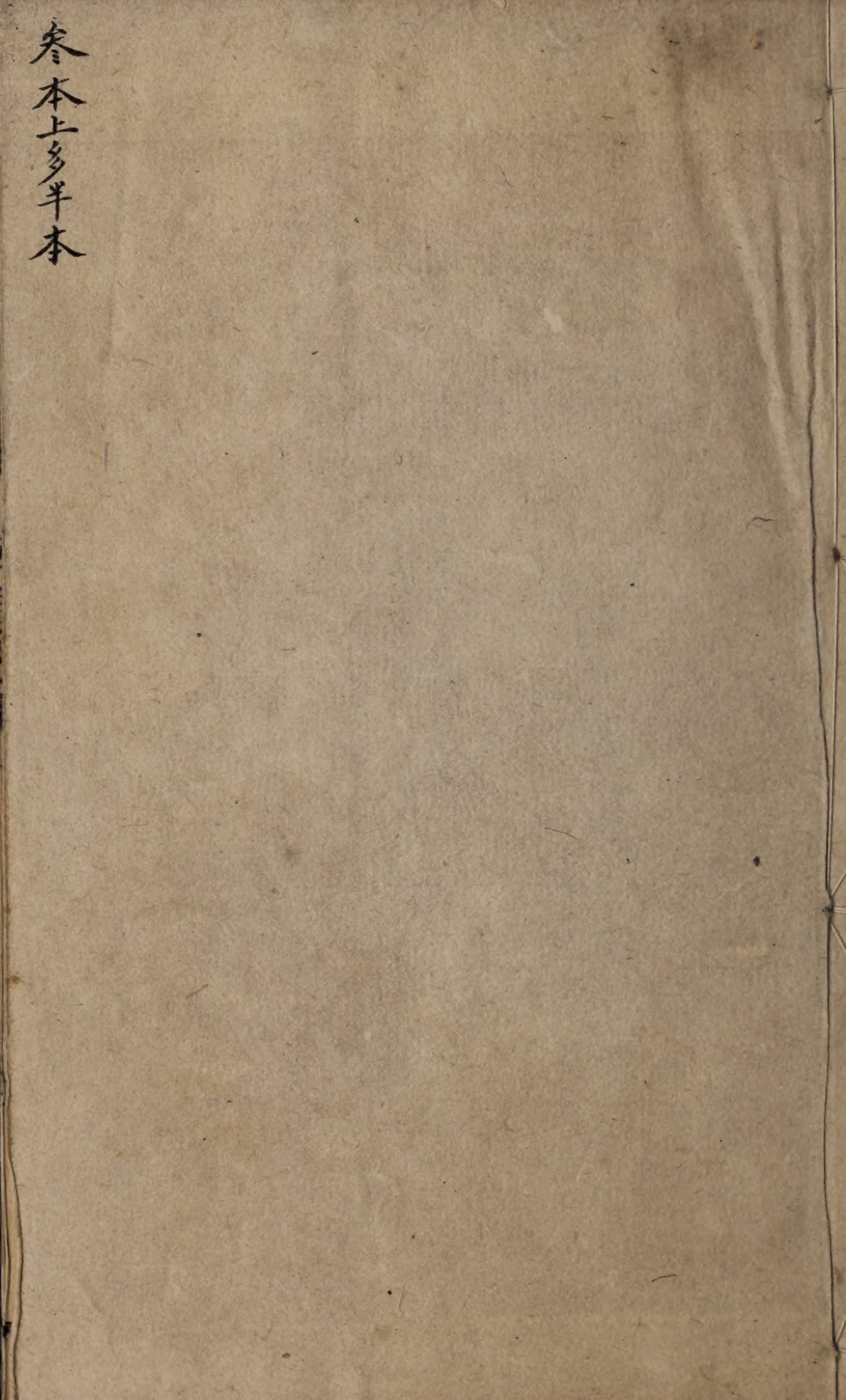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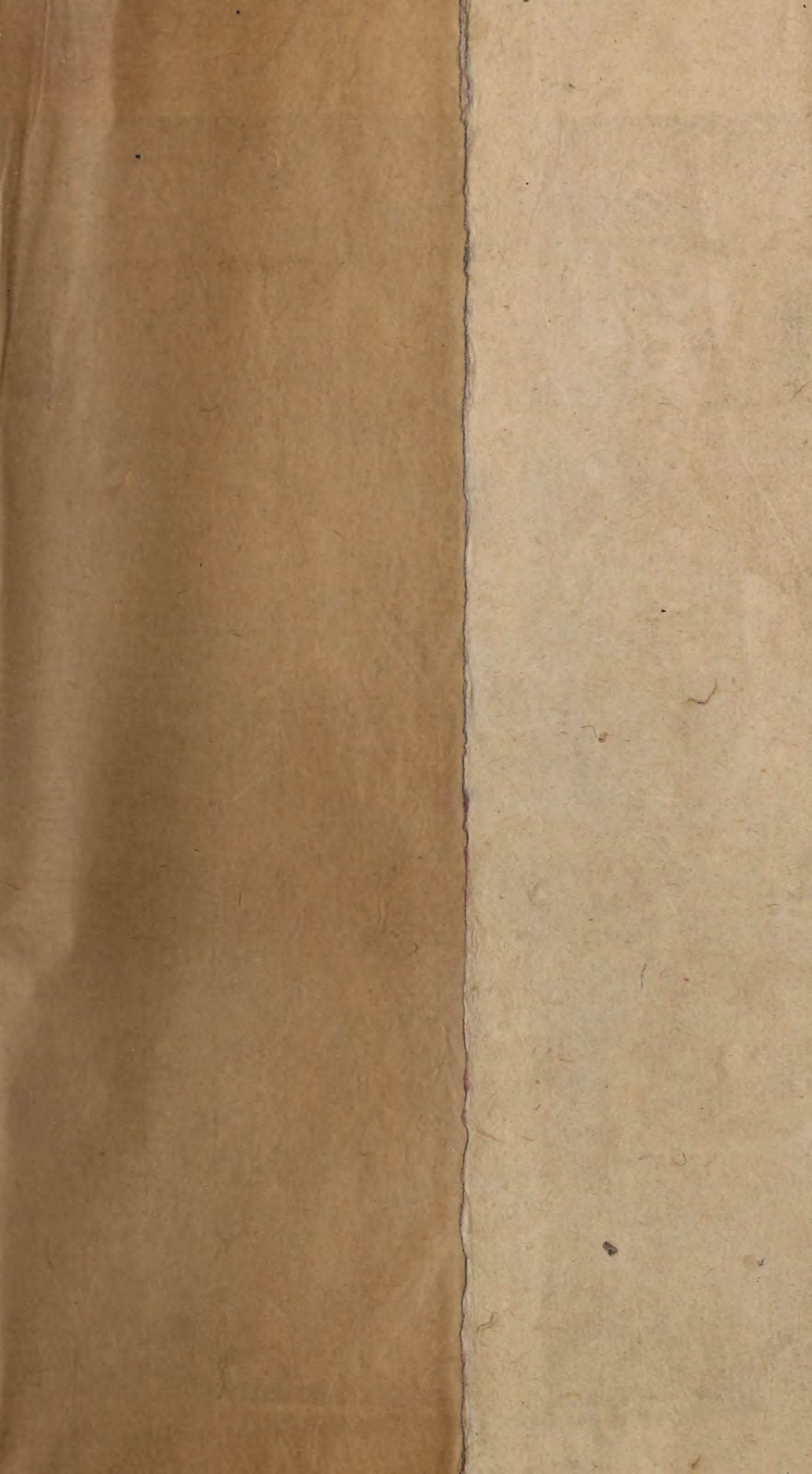

叅本上多半本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十一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受弓人獻而受之也貺與也鐘鼓大樂也用大樂者饗於廟也饗大飲也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也一朝饗之禮成於朝也劉彝曰湛露燕也彤弓饗也燕以示慈惠故至夜而不爲過所以致其厚也饗以訓恭儉故終朝而即成禮所以致其欽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賦也載抗之也載於弓檠抗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喜悅也悅其有功故貺之也右尊也饗之所以尊之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賦也櫜韜也韜於弓衣使色常新言其載之密也好愛也言不止喜其功正愛其人也醻猶厚也尊而厚之篤而不渝也輔廣曰櫜重於載載重於藏好誠於喜喜誠於貺醻厚於右右尊於饗

彤弓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錫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是也呂祖謙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illegible]

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畢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則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敝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比也菁菁盛也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儀禮也此天子視學而燕師儒也菁菁之莪在彼中阿以比凡民之秀來自田間也君子教人者也既見君子而後知其教人也循循善誘使樂之而不以爲苦且教之以禮使日用動靜之間皆有威儀既與起其善心又有所持循以進於善則其德日長而至於成如莪之菁菁然盛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比也莪在沚中資其灌溉以比士在泮宮受其教澤也君子之教人也樂且有儀如此故天子見而喜之喜其能爲國家長育人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比也莪出沚而在陵以比選造之士進而在位也君子之善教如此則國家收得人之效故天子喜之以爲所以錫我者不啻百朋之多矣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楊舟楊木爲舟也汎汎無人操之也舟無人操則浮沉莫定以比國無人治則安危未可知也既見君子而收得人之效則國家可以久安長治如楊舟之有浮而無沉矣故天子之心喜而休焉所謂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才也樂師儒之能長育人才也鹿鳴之三魚麗之三皆所以尊賢也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皆得賢人而用之也顧尊而用之者在朝廷育而教之者在學校學校無才朝廷不可得而用故師儒之選不可以不慎教化之道不可以不明也且夫聖人之教原非以強人也人性皆善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因其天良而啟牖之使油然而不容已則樂之矣因其樂善而輔之以威儀以定其命斯強立而不返矣不樂則苦而不入無儀則學而不固樂且有儀而外交養所由學成於下而治隆於上也將欲成天下之人才者讀菁莪之詩其亦可以深長思矣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

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棲棲猶皇皇飭整也常服軍裝熾盛匡王也厲王之居彘也玁狁內侵宣王卽位命尹吉甫伐之也朱子曰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六月出征者以玁狁勢盛事在危急故也朱善曰此所謂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比齊也物力也比此物而得四驪力與色皆齊也閑習則法也習之使合法也我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朱子曰戎服既成卽日引道不徐不急盡舍而止見應變之速而不失其常度是也以匡王國者都邑震驚宜有以安之以佐天子者四夷不庭當爲天子鎮撫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修長廣大也顒大貌四驪閑則士卒之馬也四牡修廣將帥之馬也薄迫也如肉薄登城之薄玁狁已深入當追而逐之也膚大公功也嚴陣翼輔也中軍節則而左右軍輔之也共與恭同武服軍事也三軍各敬其事則營壘固而備防周也如此則軍威伸於外人心安於內而王國定矣所謂佐天子以匡王國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賦也茹度也整入駐也焦穫河東地名左傳曰許君焦瑕是也鎬方河西地名涇陽在渭北織同幟鳥章鳥隼之章前軍所建也白旆以帛爲旆繼旐

者也後軍所建也央央鮮明貌元戎軍之前鋒也司馬法所謂選鋒也言玁狁不自揣度使其大衆屯駐焦穫以其遊兵侵掠鎬方至於涇陽大舉深入此不可與爭鋒宜出奇以勝之於是三軍結陣不動使前軍選鋒十乘先行而後軍繼發玁狁懼我之阻其歸路也於是乎侵者還而居者走矣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賦也玁狁既走則王師不戰故戎車安也輊前傾也軒後郤也後望如輊前覗如軒則車平矣安之至也佶壯貌閑調適也追之而言馬閑者緩追也懼之使走而已太原晉陽也至太原而止者不窮追也逐之出境而已其出奇制勝也可謂武其不勤遠略也可謂文文以綏衆武以威敵安內攘外之道莫善於此可以爲萬國之法矣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賦也燕燕之也祉福也燕而喜之錫予便蕃故多受祉也來歸自鎬者自鎬京而歸於尹邑也我行永久歸告家人之辭也御進侯維也飲御諸友不忘舊也包炰鱉膾鯉不敢侈也諸友皆禮貌之而常在左右者則惟張仲以其孝友也武臣有功則恐其驕常與孝友之人處貧其和順以化其驕心乃可長保其禄位矣前言有功此其善居功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倉卒興師車堅馬良軍政修也常服皆載器械備也玁狁熾而我用急兵端不自我始也比物四驪畜牧蕃也閑之維則訓練勤也不踰月而服成其才敏也三十里而止舍其神定也好整以暇乃

大勇也有嚴紀律嚴也有翼陣法善也共武之服臨事而懼敬慎不敗也鳥章前軍白旆後軍也中軍左右不可輕動前軍選鋒後軍遊騎可擇便而趨利也元戎十乘用寡也奇兵欲輕齎而疾趨故不可以用衆且既謀成不戰則不必勞費也以先啟行貴神速也間道疾驅以出其背使驚而內顧則不戰而走矣有嚴有翼以正合也元戎先行以奇勝也戎狄內侵利在速戰狼奔豕突難與力爭故必用老成持重之將勿倉皇以失度勿見小而邀功深溝高壘以老之堅壁清野以困之別出奇兵以撓之截其糧道以饑之擣其巢穴以懼之則不戰而走矣既走而追之不急而致其反噬不遠而疲我嘉師所謂不戰而屈人也歷觀後代禦戎之道合乎此則勝反乎此必敗然則豈直萬邦爲憲哉萬世爲法可也至於有功而驕固由武臣不學亦由所交匪人故以張仲之孝友終焉欲其移孝以

爲忠。移弟以爲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則善始善終矣。後之爲將者。三復此詩可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比而賦也宣王之時蠻荊背叛而王命方叔征之也芑苦菜也田一歲日菑二歲曰新田民間采芑或於新田或於菑畝以比天子徵師或於內采或於外服也涖臨也諸侯兵至而方叔親閱之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步卒共百人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人師衆干扞試肄也聚衆而肄扞禦之方訓練之也率總統之也呂大臨曰涖止布其行陣率止作而用之是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奭赤也簟茀以竹簟爲車蔽也鉤膺樊纓也鞗革轡首也極言其車馬之美見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比而賦也中鄉民所居也采芑中鄉以比天子用鄉遂之民也交龍曰旂左軍所建龜蛇曰旐後軍所建旂旐央央五軍皆啟行也約軝以皮束轂也錯衡文衡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鸞也三十萬衆之中兩闘鸞聲之瑲瑲行有紀律也命服禮服皇鮮明也葱蒼色珩佩首橫玉也領兵在道而冠裳佩玉如此以明天子之師有征無戰不煩戎服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鞫旅顯允方叔

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比而賦也隼飛戾天而集於所止之處以比王師遠行而至於所征之地也啟行有師干之試閱兵也既至有師干之試威敵也鉦鐃也伐鼙也鉦人伐鼓互言之也鞠告也將戰而誓告之陳師鞠旅亦互文也顯明允信也顯允方叔者不尚奇詭而昭明信義也伐鼓進兵也淵淵聲和也將戰而鼓聲和者不暴怒也振旅還師也方伐鼓而即振旅者荆蠻迎服也闐闐徐行聲也退師有法故依次而不亂也德威所臨望風迎服其進不怒其退不懾亦可以想王師之氣象而識大將之風規矣

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賦也、蠢爾無知之貌、讐敵也、齒德俱尊曰元老、壯大、猶謀也、言荆蠻小醜、而敢與大邦為敵者、以其蠢然無知、自謂兵力足與中國抗衡也、無以威之、雖勝不懼、勢將復叛、故必總大衆以臨之、使知天威之難犯、將不戰而來服、元老之猶所以為壯也、其車三千、至此始言其故矣、執訊執其為首者訊問之、獲醜獲其同謀之醜類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雷車聲也、旋歸之軍容不異於初出也、又言顯允方叔者、歸功於將也、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若不能兵衆適以致亂、惟顯允之方叔其德固足服人、又會征伐玁狁、勳名素著、是以敵人懷德畏威、望風來服也、振旅闐闐、至此始言其故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詩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北伐之師。用奇用寡。元戎十乘。寡之至矣。南征之師。用正用衆。其車三千。衆之至矣。非不知用衆之勞費矣。爲不戰而來服。則費乃所以為省。勞乃所以

爲逸也顧用寡易用衆難以漢高之雄才不過能將十萬方叔將三十萬衆而布陣不亂啟行無譁伐鼓則進振旅則退如臂使指則其才可想矣秦之伐楚也王翦欲用六十萬人始皇以爲怯使李信將二十萬代之出卽敗翦卒用六十萬而後定人以爲王翦之奇謀而不知其祖方叔之餘智也項籍之戰垓下也淮陰侯將三十萬衆自當之楚兵來而少却楚兵却而復乘指揮如意卒困項王人以爲韓信之神勇而不知其步方叔之後塵也且用寡用衆後人效其迹而不能得其心吉甫之用寡也期於不戰而走之方叔之用衆也期於不戰而服之不惟我師無鋒鏑之若併敵人亦嘗好生之德此則三代以上之將略而非王翦韓信所能知也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其爲人也說禮樂而敦詩書敦詩書而可爲元帥者以爲將之道詩書具言之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也同齊也毛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詩序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阜大也甫草地名可獵之所也天子諸侯之獵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甫草行狩言得地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選數也囂囂其聲衆也旐以致衆故建旐也設旄注旄於旐首也敖山名搏獸校勇也范處義曰易野以車爲主故用以選車田車既好是也險野以人爲主故用以

選徒搏獸於敖是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朱善曰諸侯之來朝也來非一方止非一所先後不同遠近各異此其所以連絡布散也及其會同也五等各以其爵尊卑有序貴賤有等此其所以陳列聯屬也亦可想見當時朝會之盛矣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賦也決以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也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也佽比也調謂弓之強弱與矢之輕重相得也射夫諸侯之人也同協也柴說文作㧘謂積禽也言諸侯皆佽決拾調弓矢率其屬以助天子恭順之至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賦也猗偏倚也馳御車之法也劉瑾曰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此田車之馳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轍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不驚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取之有度也古者田獵獲禽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次殺以奉賓客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其餘均及於衆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朱公遷曰行事從容馭車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偏兼有之矣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之子于征統承上文自徂東以至田畢也是役也但聞其師之行而不聞其行之聲嚴靜之至也馭車有法卒事有儀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

成也朱善曰存於中者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
者有揆文奮武之規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
狩之初整肅於旋歸之際得不謂之大成乎李公
凱曰復新朝儀統一人心張皇六師維持王業深
得制治保邦之道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天子巡狩諸侯述
職其來舊矣周都於雍與山東諸侯隔遠巡
狩之典難以常行而諸侯來朝道里不均周
公相成王以洛邑地中故營爲東都使天子
時往焉而諸侯就朝之則巡狩不煩供億遮
職無庸遠行甚盛典也洛誥曰其自時中乂
萬邦咸休此之謂也夷厲以來久廢不行宣
王中興能復舊制故詩人美焉然成王至洛
肇稱殷禮而已宣王乃兼田獵何也此則時
爲之也自夷王下堂諸侯張矣繼以厲王之
亂玁狁內侵蠻荆外叛諸侯之心向背不一

征之則不可勝征也○故因東都會同諸侯咸集○而選車徒以行狩○使知天子神武克詰戎兵○則順者益致其恭逆者潛移其志○觀兵乃所以止兵也○此蓋吉甫方叔之流克壯其猶○而宣王用之○故不動聲色而國勢以成可以想見中興之規模矣○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戊剛日也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伯說文作禡祭馬祖也禱祭而祈之也既伯既禱而後用車馬重其事也醜類也羣醜獸之羣分而類聚者也升大阜而從之者試馬也既禱之而又試之愼之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

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分其等次也同聚也麀牝鹿也麌麌多也漆沮二水名順合曰從漆沮相從入洛又從入渭禹貢曰漆沮既從是也言擇日差馬往麀鹿所聚之地在漆沮既從之處乃天子田獵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儦儦疾走也俟俟徐行也獸三曰羣二曰友左右軍士也田獵之法作圍場開二門從田者分左右而入焉毛傳曰大芟草以爲防褐纏旃以爲門左者之左右者之右是也率有司率之也燕喜也天子田獵非爲從禽蓋以續武功也今有司悉率左右莫不自盡以奉其上則有勇而且知方庶天子見而喜之也

旣張我弓旣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兕野牛也發豝殪兕言能中微又能制大也朱公遷曰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力是也御進也醴甘酒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是也酌祭之也坊記曰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是也言所獲之禽不止燕賓客且以奉宗廟見田獵之禮所關甚重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車攻會諸侯以狩於東都吉日天子自獵於畿內也呂祖謙曰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謂流民也征行也矜憐也言流民在野而劬勞失所猶鴻鴈于飛而羽倦未集也丁壯者且不能堪至於鰥寡之人則尤可哀憐矣朱善曰惠鮮鰥寡文王以興哀此煢獨幽王以亡故必鰥寡孤獨皆得其所而後為王政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興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究終也言流民在外而築室以居猶鴻鴈于飛而集于澤中也百堵皆作其勞更甚於在野而甘心為之者冀其終之可以安處也其情亦可憫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興也詩人自言覩流民之狀而作爲此詩以告冡宰也猶鴻鴈之哀鳴嗷嗷也然惟明哲之人乃謂我宣民之劬勞使下情得以上達耳不知者且謂我行歌適志以宣驕也黄洪憲曰哲人洞悉民隱故謂我劬勞彼愚人者慮不周於民隱則無從知之矣言愚人正所以感哲人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哀流民也夫始而在野終而安宅在上者未嘗無安定之劬然與其安於既流之後不如養於未流之先也古之行仁政者八口之家此戸無饑而鰥寡孤獨莫不有養是道何道乎詩人於流民之在野也固哀其劬勞於其築室也亦哀其劬勞而終言其作詩所

以告哀。此於後世監門繪圖之意。而以哲人望其君也。其旨遠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君子諸侯也王將視朝惟恐晏起故不安於寢常自度日夜如何哉尚未央乎然而庭燎已有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夜尚未央未必有所見聞蓋其惕厲之精神常警於寤寐故懸意其然而遂若果然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賦也艾盡也晣晣小明也天將曙則火光微矣將將聲遠而聞其大也噦噦聲近而聞其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賦也鄉晨近曉也煇火氣也天將明則見煙矣言觀其旂辨色也入朝之時也自夜中以至於明無刻不警於心目其其勵精圖治之意可想矣

庭燎三章章五句

詩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列女傳曰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以成中興之業是也此固姜后之賢淑而宣王能聽之聽之而改之改之而久不倦也可不謂難乎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其有之矣周道復興有以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比也沔流貌水流歸海猶諸侯之朝天子也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是也流水有入海之日飛隼有載止之時以比禍亂有止息之期也欲將止亂必先念亂深思而預防之則亂不生矣乃兄弟以及邦人諸友莫有肯念亂者豈獨無父母乎縱不憂身亦當憂親何爲不念之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比也湯湯沔流不歸海也載揚高飛不載止也以比禍亂日生不止息也不蹟不循道也亂匪自天皆由於人人不循道故致亂生彼之不蹟我不敢不念也載起載行深念之也不可弭忘久念之也念致亂之由欲得止亂之道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比也章首脫二句以上文例之大約謂流水湯湯而循其故道必有所歸隼飛載揚而率彼中陵必有所止以比禍亂不已而弭之有方則可以息也原亂之所由生多由於野有訛言而朝有讒言巧言之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言

讒是也訛言起於小民豈無懲治之法讒言興於朝臣亦有消弭之道我深念之惟有敬而已矣敬以存心則恐懼修省而內無可疵敬以處事則謹小愼微而外無可議兄弟邦人諸友果能如此讒言何自而興乎讒言不興君子得以行其志則民之訛言可以懲治而亂止矣此皆念之而後知之者何爲莫肯念亂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末章脫二句

沔水憂亂也宣王信讒而殺杜伯其友左儒死之又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不數年而有褒姒之禍是讒言訛言皆興而亂端兆矣有識之士預見而深憂之所必然也顧憂亂而不得止亂之方徒憂無益耳沔水之詩人推亂之所由生而歸於讒又推亂之所由息而歸於敬則可謂深知止亂之道矣宣王不能用也而卒爲亂階豈不惜哉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比也鶴鳥名善鳴者也澤曲曰皐九皐九曲之澤言幽深也蘀落葉錯礪石也朱子曰此陳善納誨之辭也鶴鳴九皐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掩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惟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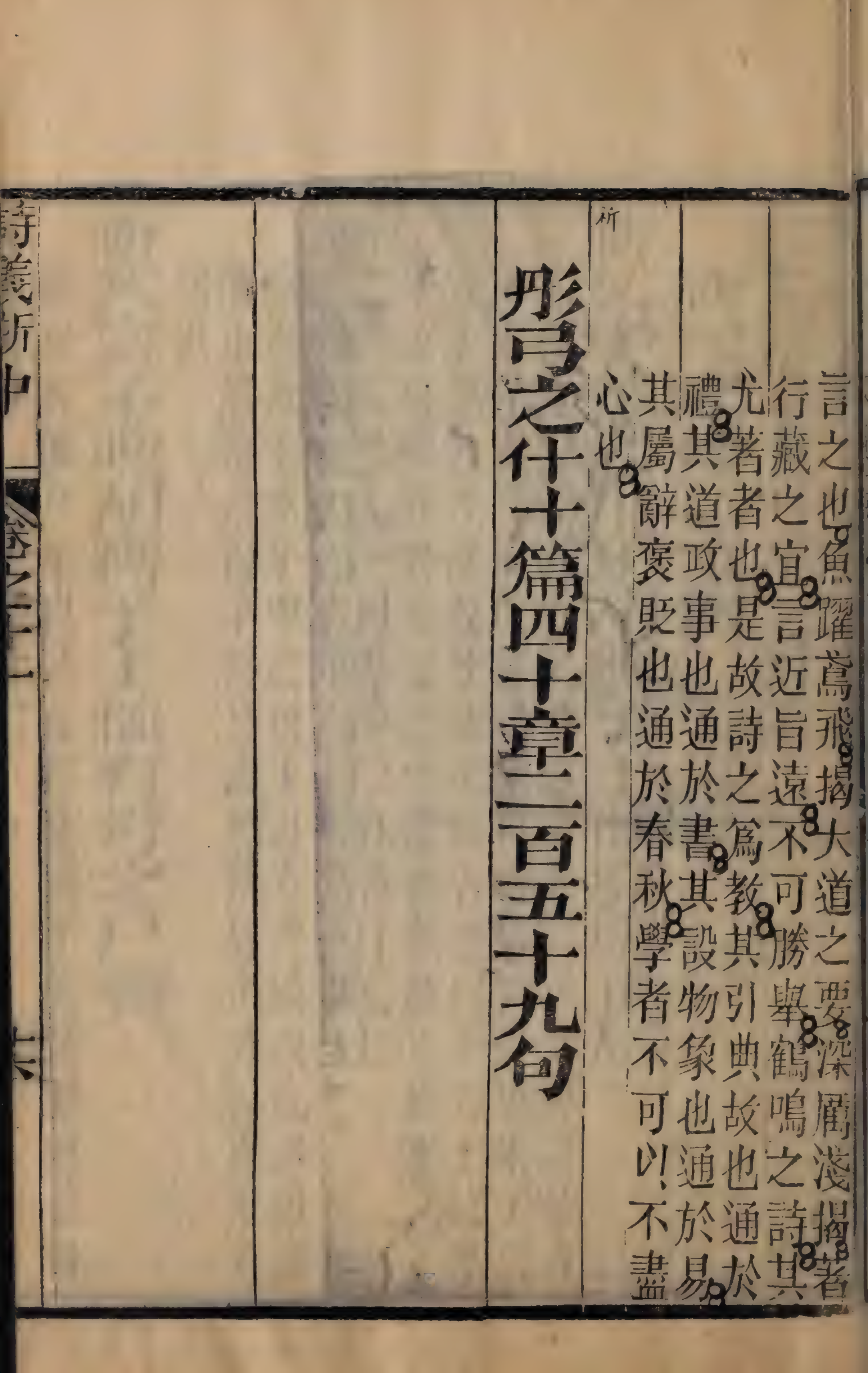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治之也呂柟曰二章之言相似而意別于野以四方言也于天以上下言也在淵在渚言事雖在於幽遠而道不下帶而存

不可以爲遠而忘之也在渚在淵言事雖在於目前而理則深邃莫測不可以爲近而忽之也維蘀以榮悴言利害安危之謂也則思亂防危之意其可忽乎維穀以美惡言邪正是非之謂也則察好遠佞之意其可少乎爲錯以制器言之也攻玉則其人之德成矣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能以成器以石相磨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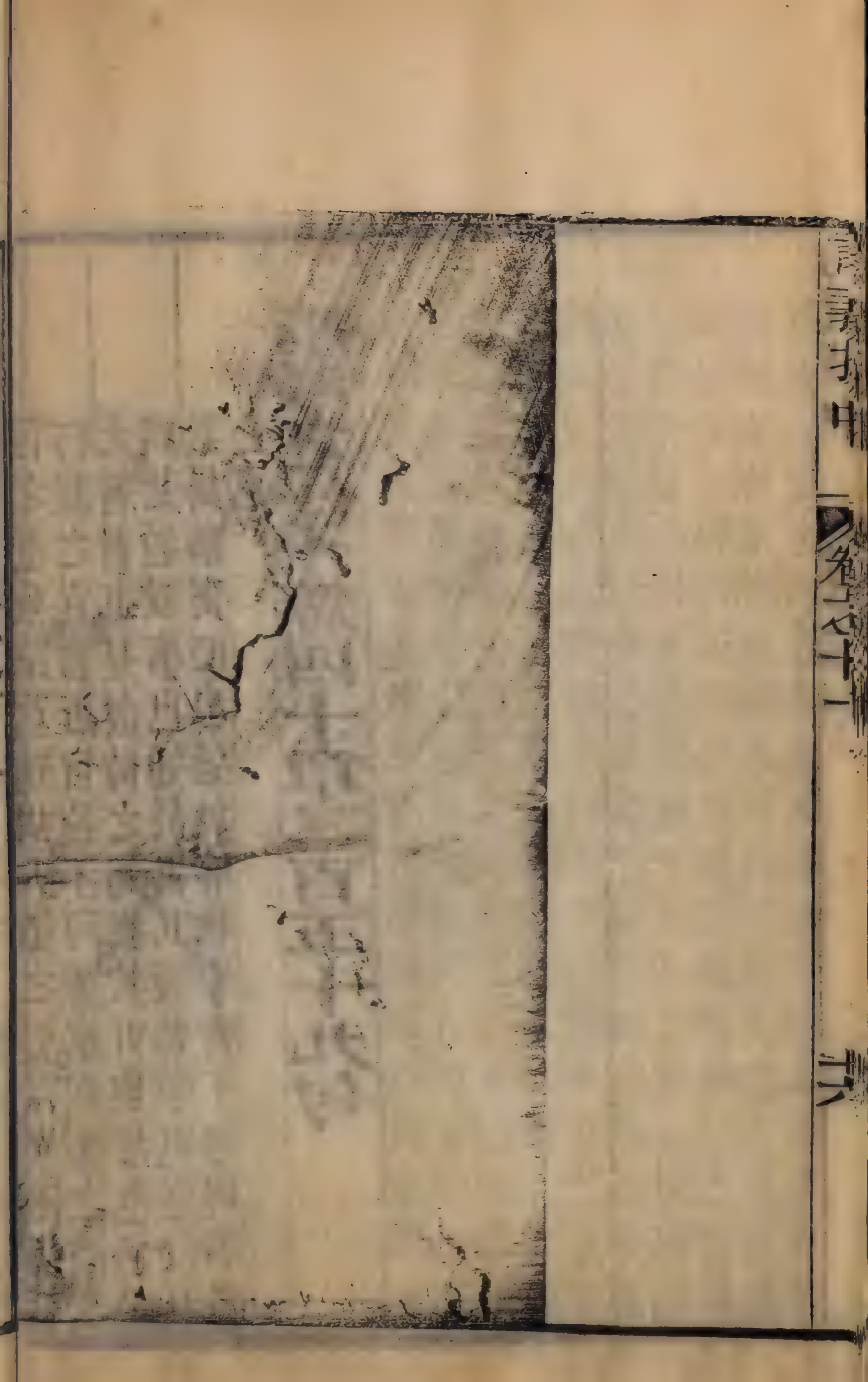
鶴鳴納誨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以爲象之所包廣於言也詩之比與立象之道也以象逆意其中無所不有是故切嗟琢磨不言貧富而子貢以爲已言之也素以爲絢不言禮後而子夏以爲不啻



言之也魚躍鳶飛揭大道之要深厲淺揭著行藏之宜言近旨遠不可勝舉鶴鳴之詩其尤著者也是故詩之爲教其引典故也通於禮其道政事也通於書其設物象也通於易其屬辭褒貶也通於春秋學者不可以不盡心也

析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十二

祈父之什二十四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祈與圻通圻父司馬也書曰圻父薄違是也爪牙守衛之軍虎賁之屬也轉移恤憂也朱子曰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爪士爪牙中之勇士司右之屬也底終也靡所止居遠役而不得息也靡所底止久役而未有期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亶誠尸主也熟食曰饔獨子無兄弟則父母

饔飱已專主之故曰母之尸饔也言既爲爪士又係獨子於法不當遠役此法人皆聞之而祈父不聞則信乎其不聽矣呂祖謙曰句踐伐吳有父母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祈父刺宣王也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績於姜戎四十年料民於太原意當時戎事紛起征役繁與而司馬非人調度無方故爪士孤子皆遠役也朱善曰先王之制王宮有故則徵諸侯之師司馬所掌以衛王宮不遠出也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不智司馬而棄王之爪牙則不忠又使孤子不得養親則不仁一事而三失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

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貌人潔故馬亦潔也縶絆其足也維繫其靷也留其人故先留其馬也伊人謂賢者也逍遙遊息也蘇轍曰賢人有不得志而去者其友留之故於其去也猶欲其於是逍遙逍遙不事事也雖不仕猶愈於去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賦也藿豆葉也嘉禮也以禮留之使爲客也暫客於斯終當去焉然猶愈於即去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

賦也賁然光采貌謝枋得曰賢人所至山川草木

皆有光采是也爾謂賢人也爾公爾侯謂在位者猶言爾之公爾之侯也逸豫無期言日不暇給無逸豫之時也愼戒也勉强止之也遁思去志也言嘉客即去尚望其賁然而復來夫君臣之義無所逃也爾公爾侯勤於王事逸豫無時豈可人皆勞而爾獨逸乎故願爾戒之勿過於優游也抑願爾勉之强止爾遁思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駒在空谷則果去而不可留矣生芻秣駒則一去而不復返矣超然世外自潔其身其人之德美如玉矣雖然懷寶而迷邦其可乎不辱其身不可不公其道故願無金玉爾音也不降其志不可不憂其民故願無有遐心也可謂纏綿悱惻之至矣

白駒四章章六句

白駒、餞賢也。留賢人而不得。故贈之以言也。夫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行其義也。時有可為君子行其道。道即不行。君子行其義。故不仕於朝。可耕於野。不必去也。義不可留。亦當緩去。不必速也。即速去矣。亦當復來。再出而圖吾君。不可過於潔身也。即不來矣。猶思以道濟天下。不可果於忘世也。此其意孔子知之矣。孔子不得已而去。曾栖栖皇皇無所遇合。然天下不行孔子之道。而孔子未嘗一日不行其義。其眷戀宗邦。設教洙泗。於焉逍遙也。周流列國。三年不淹。於焉嘉客也。兩至陳而三至衛。非所謂賁然來思乎。憂公侯而不忍遁也。退而終老矣。猶刪詩書以覺世。則所謂懷之好音而無遐心也。然則詩人先得孔子之心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興也穀木名穀善也旋回復返也族氏族也以鳥之無集于木而啄粟興人之無處異邦而旅食也我自有邦我自有族此邦之人莫與我善不如歸而謀於族人或有肯穀者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興也明辨其事也智不足以知其是非而濟其緩急則不可與明矣諸兄族中之長者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興也處安其身也不能庇而養之則不可與處矣諸父族中之尊者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黃鳥刺時也有邦有族此列國之命卿大夫也大夫失位不以其罪而託於異邦思有以明其事或依以處其身而不意其皆不可也蓋周自夷厲以來王命不行於諸侯矣控于大邦莫我肯穀故復我邦族將與大夫圖之也詩錄黃鳥憂世也諸侯失職而族大宗強亂端兆矣異日者政逺大夫有以也此實世道升降之大故豈止葛藟施丘自傷流離已哉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興而比也此申侯歸國之詩也君臣之際有所難

言故託爲民間昏姻之辭言樗本惡木而枝葉蔽芾尚可休息昏姻至戚而不相庇蔭曾樗之不如也此則興也又言因昏姻之故乃就爾居欲助爾也爾不我畜而使我歸家則失計矣此乃比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興而比也蓫惡菜也宿則暫於居矣言本不欲久處也復我邦家但復而已言歸思復則又有別圖焉故思之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興而比也葍亦惡菜也言所以不我畜者我舊姻也爾又有新特焉求其新故忘其舊也曾不思舊姻之戚非以其家之富實以其德之異今其德如

故也乃舍舊而求新何哉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我行其野。申侯怨幽王也。周與申世爲昏姻。宣王后申伯之女也。有令德。嘗諫王之晏起。申侯者申伯之子也。其女爲幽王后。亦有令德。觀白華之詩可見矣。成不以富。亦祗以異。其實錄也。幽王初立申侯。以申后之故。留京師。以翼王室。所謂昏姻之故。言就爾居也。幽王三年。見褒姒而嬖之。生伯服。遂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所謂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也。爾不我畜。王令申侯歸也。爲廢后計也。言歸思復。申侯自欲歸也。爲救宜臼計也。幽王五年。廢申后而立褒姒。宜臼奔申。十年。王求宜臼於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此則言歸思復之本謀也。犬戎因是入寇。而西周亡矣。溯亂所自起。始於舍舊而圖新。原亂所從生。由於重色而輕德。關睢好德。周以之興。行野漁色。周以

之滅。衽席之上。好惡一辟。而禍遂至於不救。可不慎哉。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賦也秩秩齊也斯此也干岸也猶尤也此室成而祝之也言此室臨水而面山水岸整齊山勢深遠楹柱之多如竹之苞簷宇之密如松之茂可謂美矣其所以有此美室者由於兄弟之相好而無怨尤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此承上文言兄弟相好能繼續先人之志是以大築室而多其戶欲兄弟同居聚處得以晤對笑語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承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君子統言相好之兄弟也芋寬也室廣則人心寬矣凡作室者先築牆大其牆垣以除風雨而去鳥鼠者君子之所託以自寬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躋升也朱子曰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其堂之美如此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朱子曰殖殖平正也庭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奥窔之間也其室之美如此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賦也莞蒲席也簟竹席也羆熊屬虺蛇屬言兄弟相好而築室如此則和氣致祥而家道興矣故安寢而得吉夢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而强故爲男子之祥虺蛇陰物穴處而弱故爲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喤大聲也朱芾三命以上之服室家君王言爲一家之主也此承上文言夢熊羆者

果生男子矣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其泣喤喤稟氣厚也氣之厚者其德與福皆厚他日之壯也必能服其命服爲一國之望者也必能承其宗祀爲一家之主者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

賦也裼褓也瓦紡磚也儀善罹憂也言夢虺蛇者果生女子矣朱子曰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褓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亦非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斯干考室也室成而燕飲且祝之也夫人之築室以奠家也家之奠由於子孫多且賢此非可禱祀而求也然亦未嘗不可操券而得也夫子孫身所生也身者父母所生也兄弟者與已同生者也已無忝所生且厚於所同生則身之生理全而生氣盛其所生者必賢矣是故孝弟者萬福之原也斯干之詩美其室而祝其男賢并祝女賢蓋男賢則能與已之家女賢并能與人之家天下之福莫大於此而必託始於相好之兄弟且推原於似續其妣祖似續妣祖孝也兄弟相好弟也以爲必先行敦於孝弟而後能慶衍於子孫此實興家之左券而非頌祝之諛詞聖人之所以錫福於天下後世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

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賦也黃牛黑唇曰犉三百維羣每羣三百也牛之犉者九十其非犉者尙多也濈濈和集也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也牛瘦則耳燥肥則潤也朱子曰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飮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賦也訛動何荷也物色也降阿飮池水草豐也或寢或訛適其牲也蓑笠爾具晴則荷之餱糧有餘故歸猶負之也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每色三十也凡牲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每色三十牲無不備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

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粗曰薪細曰蒸雌雄禽也矜矜兢兢行遊也騫虧崩羣疾也肱臂既盡升入牢也牧有餘閑故荷蓑負餱之外又得取薪蒸搏禽獸也水草豐潔牢閑修整故牛羊皆壯健不虧不疾而且馴擾從人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可謂盡牧人之能事矣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賦也牧人乃夢牧事成而得嘉兆也衆諸物也物或變爲魚矣旐忽變爲旟矣大人占之物變爲魚可食之物多也是則豐年穀熟之兆也旐郊野所建所統人少旟州里所建所統人多今旐變爲旟人少成多是則娶妻生子家戶衆多之兆也蓋先王之蕃庶物原所以育人民牧事成而人富庶乃

實有之理而非徒恍惚夢之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無羊考牧也昔先王物土之宜以養萬民故原隰沃衍以藝五穀林麓沮洳以蕃六畜所以盡山澤之利而佐耕稼所不及也匪特此也六畜之糞皆可肥田而牛羊之功更大故畜牧之家瘠土成沃禾苗必茂而且耐旱與潦雖雨暘偶愆而不災是牧事成而致豐年非惟天時實人事也一人如此則一家溱溱人人如此則天下富庶矣禮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周官牧人掌牧六畜而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此實事神養人之大端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興也節峻貌巖巖高危貌赫赫顯盛貌惔焚卒猝斬絕監戒也此刺平王用尹氏也言山石巖巖高危可畏大師尹氏萬民所視而不稱其職其危更甚於巖石使人憂心如焚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夫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國既猝然而斬絕矣前事不遠何為而不監之哉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興也山之草木曰實猗長也蘇轍曰山生草木其意均平故莫不猗猗其長是也山尚如此而師尹乃不平其心謂之何哉薦荐通重也瘥病也憯曾懲創也言厲幽之後天重降災是以四方不靖喪亂甚多民皆以災害相弔而無一嘉慶之言此當事者創巨痛深憂勤惕厲之時乃晏然而曾莫懲嗟則未如之何矣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氐本也均鈞也朱子曰均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是也維持毗輔弔憂空窮師衆也言尹氏者大師也大師上公政之本也國之樞也所以維持四方者也所以輔天子使之不危導萬民使之不迷者也是宜敬天之怒是宜憫人之窮縱不能上憂天變亦不宜覩斯民之窮苦而又困乏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賦也躬身任之也親自爲之也問詢其言也仕試以事也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也瑣瑣小貌膴厚也朱子曰言尹氏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

以其未嘗問未嘗仕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仕者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遠也言尹氏用小人以罔君子則是天意不均而偏降此窮極之亂也天心不順而故生此乖戾之人也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君子而已罔君子者尹氏而受其罔者君子也欲不爲所罔則必反其所爲朱子曰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之不能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

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賦也酒病曰酲成定也嚴粲曰成者紀綱法度一成而不可變人主之所執持天下之所遵守是也言尹氏既不弔昊天矣王用尹氏不當天心亂何由定豈惟不定且將日生而俾民不寧也前憂尹氏故如惔今憂王故如酲也夫國有秉鈞者政之所以轉移也又有秉成者政之所由一定也今之秉均者尹氏也試思秉成者誰乎王秉國成乃不自為政而用尹氏尹氏亦不自為政而用姻亞以致終勞我百姓也則亂所由生王不得辭其責矣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王用尹氏而已不能正則宜去矣夫我非不能去也駕彼四牡肥健可騁但顧瞻四方皆蹙蹙然無可騁之所也呂祖

謙曰根本病則枝葉皆瘁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賦也茂盛惡怒相視懌悅也言既無所騁惟有去尹氏而已夫尹氏之罪已非不正言之也王亦未嘗不怒之也方其盛怒之時亦相爾矛似欲誅戮乃未幾而怒平矣且心悅矣如相酬酢懽然無間矣不怒而不去之猶望其怒也既怒而終不能去則無望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賦也言王終不去尹氏是以天心終不平也王國終不寧也此皆王之心爲之也今不自懲其心而反怨人之諫正則是王心之惑終不解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賦也究推訛化畜養也言不懲其心此所以訩也覆怨其正則王未能究也故作此詩爲王誦之望

王先致亂之由而懲戒之懲之深而至於化焉則改心易慮而萬邦從此得所矣呂祖謙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家父者可謂有志於大人矣

節南山十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節南山諫平王也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則是西周已滅而欲東周監之也天下治亂由於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人君求治莫不欲用君子乃卒用小人以治亂者則心之不平爲之也心不平而有所偏小人迎其偏而合之君子矯其偏而正之人君隨其偏心以爲喜怒則必懌小人而怨君子矣是故定治亂必先審取舍審取舍必先端好惡端好惡必先正心術正也者中也中也者平也懲其不平始知小人之可惡矣化其不平始知

君子之可好矣。是故不平謂何究致亂之本也。式訛爾心清致治之原也。深識治亂之本原。而後知正心誠意之外。別無修齊治平之術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賦也正月正陽之月夏四月也訛僞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幽痒病也此憂平王之不能興周也輔廣日正月繁霜災降於天矣訛言孔將亂起於人矣而當時君臣不以爲憂故詩人獨憂之又自哀其小心畏懼幽憂而不敢言以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瘉病自從也莠言似是而非也愈愈益甚之

意人窮則返本故呼父母而訴之也不先不後哀所生之不辰也草野之間旣有訛言朝廷之上又有莠言忽好忽莠不由衷而但自口出此其可憂更甚於訛言然愈憂之則與小人愈不合矣是以不諒而反加侮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而比也惸惸憂甚也無祿猶言不幸辜罪并俱也臣僕役於人也言所以憂心愈愈者非但念已實哀人也當是時幽王被弑宗周已滅東都新造國勢未安周之餘民欲居故土則爲臣僕於秦我欲適諸侯又未知從何人而受祿如烏之羣飛不知止於誰人之屋天下之可憂未有甚於此時者矣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旣克有定

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侯維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言瞻彼中林為薪為蒸分明可見則仰視昊天實有上帝可知也朱子曰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若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値其未定之時耳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定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比而賦也山脊曰岡大阜曰陵懲戒也古夢官名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亦不西歸而即安於東者意謂東方諸侯卑而易制耳不知謂山蓋卑亦有岡陵焉知必不為梗且民之訛言既孔將矣尤宜戒懼乃謀國之人故老諗其知往古

夢詡其知來發言盈庭皆曰予聖而究其所言似是而實非如烏之雌雄未有能辨之者此則所謂莠言自口者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賦也局曲身也蹐累足也號長言之也倫序脊理也虺蜴皆螫蟲也言人皆自聖我獨小心是以人謂天高我不敢不曲身而處人謂地厚我不敢不累足而行深思熟計而爲斯言庶幾人克有定而民免臣僕亦可謂有序而當於理矣乃今之人不我從而反侮之如虺蜴之肆毒則不知其何爲也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山田也菀盛貌特獨生之苗也扤扼也

仇仇固執也力用也言與世不同孑然獨立乃阪田猶有特生之苗而天之扼我如恐不克是天心不可知矣彼小人之中亦有不侮我而求之者乃當其求之則如不我得及其得之羈縻甚固而終不用也是人事無可望矣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賦也正政厲虐也言天不可知人無可望故憂心如結也不能解也夫以事勢如此而小人猶然暴虐者將無謂東周新造如燎方揚必無遽滅之理不知赫赫宗周褒姒尚能滅之況奄奄之東周而羣小用事其爲滅也不難矣何爲不憂之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比也汞懷長想也陰雨泥濘也輔所以防車也輸墮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此總承上文言人謀不定厲政爲虐西歸之策徒付之長想東都之民又陷於泥濘王擁虛位佐理無人此如大車旣載乃棄爾輔其輸爾載必也旣輸而後求他人之助則嗟何及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比也員益也言車載將輸事不可爲矣然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苟能無棄爾輔必有益於爾輻再能屢顧爾僕必不至於輸載雖有險阻終可踰越以喩朝廷之上果能用賢以圖治則滅犬戎而復宗社反覆手之間耳今雖東遷終當西歸而王曾不以是爲意可傷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

念國之為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而易見也言王無意於西歸者以東周為可樂也試觀大魚舍江湖而在池沼其水淺狹何樂之有雖潛伏而炤炤然可見終受制於人耳以比東都湫隘無河山之固情見勢屈必受侮於諸侯故憂心慘慘念國之將為人虐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賦也洽比和合也云周旋也慇慇痛也言國將為虐故憂心慘痛然獨我憂之而已彼小人者方有旨酒嘉殽以和合其鄰里而周旋其姻亞如燕雀之處堂會不知禍之將及也故未號斯言之前念我獨兮既號斯言之後又念我獨兮傷始終無同志之人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賦也佌佌小貌蔌蔌陋貌夭禍椓害哿可也言佌佌然小者既有屋可居矣蔌蔌然陋者又有穀可食矣惟此蚩蚩之民在西者并爲臣僕在東者困於厲政生既無祿天又降禍而椓害之是可哀也總而計之小人以求富而生亂既亂而仍富是以無所往而不可惟惸獨之民喪亂既受其苦安定不蒙其休此則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正月憂平王也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犬戎入寇弑幽王晉衛秦援秦襄力戰乃敗犬戎於是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由是言之幽王被弑西周無主平王在申諸侯歸心設能痛君父之仇恥哀斯民

之臣僕奮然西歸封秦襄為列侯使滅犬戎留晉侯衛侯夾輔王室則庶幾哉與宣王爭烈矣乃當時謀國之臣潝潝訿訿俾於用兵而即安於東遂使宗周淪沒王室卑微此正月之詩人所由長號永痛而不嫌其辭之繁也呂祖謙曰平王初立大仇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胆之時乃苟安於東恬然自以為安其不能中興可知也得詩人之意矣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交日月之交道也月與日合爲朔合於所交則日爲月掩故食也亥月純陰辛卯之日干支皆陰而日有食之是陰極而陽傷乃變之大者故曰亦孔之醜也前此此月既食矣今茲日又食焉日月迭微則國家危亂而民受其殃矣上悲天而下憫人所以不敢自逸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言變不虛生緣政而起陽者君子之象也陰者小人之象也今日月告凶不用其道而陽為陰傷則是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而小人陵君子也故日月之食皆為天變然彼月而食陽盛陰衰乃理之常此日而食陰盛陽衰則事之變此必有致之者矣於何不臧問之也詩人之意以為王當思其所用之人則知所以不臧之故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賦也寧息令時沸騰波湧也山頂曰冢岸崩故為谷谷塞故為陵憯曾也言不臧致變不止日食而已時當十月而雷電不息變見於上也淫雨水溢

以致山崩陵谷反覆災降於下也此皆小人道長女寵過盛之所致凡今之人各宜恐懼修改而曾莫之懲則未如之何矣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豔美也豔妻謂褒姒也煽熾也處安也言不懲之人可指而數也皇父爲卿士是其首矣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膳夫掌王之飲食內史掌爵祿予奪之法趣馬掌馬政師氏掌司朝之得失朝廷要職皆皇父之黨爲之褒姒又煽惑王心而王方安焉羣小布於外。嬖妾豔於內。嬖妾借外權以固寵羣小結內援以肆虐。如此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

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賦也時天時也作動即就徹毀卒盡也汙停水萊草穢也戕害也言天變於上人亂於下其時如此皇父豈曰不知乃不懲而又甚焉胡爲勤我以徙并不就我以謀遽毀我之牆屋荒蕪我之田畝此其戕我實甚而猶曰不戕下供上役禮則然矣此所謂天變於上而不懲民怨於下而不恤者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向邑名有東都畿內所謂河陽也三有事三卿也畿內之侯二卿今擇三卿自比於列國也亶信侯維藏蓄也慭者心不欲而自强之詞徂往也言皇父之惡如此而其自爲謀則又甚明也擇封邑而作都於向爲其可託以庇身也擇三卿而惟取多藏爲其可貪以足食也又擇國中之有車馬

者皆使往居於向不勉留一人以守我王是明知禍亂將作而徹王之衛以自衛也臣之不忠未有甚於此者矣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囂囂衆也孽災也噂聚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言皇父之不忠如此我不當從徂向也然不從則禍將不測故勉從之而又不敢言蓋欲留其身以為王也然小人知我之勉從之也故無罪無辜而羣起讒之蓋不容我之心知有王也乃知下民之災非天降之皆此讒諂之人聚則面諛雷同和背則相憎譖愬交搆以致此禍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長思也痗病羡餘徹均也言我既黽勉而徂向因思故里之人亦甚病矣有散而之四方者尚可保其餘生而我獨居可憂之地不敢去也有不仕而爲民者皆得優游自逸而我獨在從事之班不敢休也夫我之不敢去而不敢休者非好勞也時事愈艱憂憫愈甚人皆好逸誰當任勞上天賦命原有不均我之勞即我之命也豈敢效我友之自逸哉蘇轍曰此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十月之交刺皇父也○史稱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又稱幽王三年三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而詩稱百川沸騰蓋三年川竭六年又因震電淫雨而水溢山崩也幽王所用之人傳稱虢石父詩稱七人而以皇父爲首蓋當時小人甚多亦不可殫述也災異疊見羣小盈朝豔妻煽惑王心不悟周之將

亡人告知之皇父之作都于向亦如鄭伯友逃死之所而盡徙富民以致宿衛單弱則罪不容誅矣當是時有識之士或遠引於四方或高蹈於山林不可謂非保身之哲然膜視斯民而不急君父之難非仁人之用心也故憂天憫人之士往往混跡羣小之間崎嶇艱難以挽時事之窮雖未必有濟而其心則已苦矣然以爲苦而怨焉猶性情之薄也十月之詩人身任其勞不以爲苦而安之若命厚之至也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又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得詩人之心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賦也昊廣也駿大也旻仁也疾暴威怒慮思圖謀也舍棄淪陷胥皆鋪遍也此從王東遷之臣傷時事而作也言昊天至廣而不大其惠既降喪亂又

降饑饉如斬伐此四國之人也旻天至仁而今乃暴怒曾不熟慮而徐圖之也如慮之而圖之彼有罪之人若褒姒皇父輩既已棄之而伏其辜矣今東周之君民尚無罪也而使之胥遍陷溺則如之何哉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賦也周宗周之宗社也戾定也正大夫六官之長也我從遷者自謂也勩勞也三事大夫執事之臣也言西周宗社既已滅矣東周播遷尚無定局六卿之長各居其邑不肯從遷故不知我之勞也從遷諸臣雖不離居而莫肯夙夜在公東都畿內之邦君諸侯亦不肯朝夕來覲我猶望之曰庶幾閉門思過改而從善乎乃有時而復出則仍然爲惡

乃知喪亂饑饉皆由人致非昊天之不仁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辟言法言也此呼天而訴之也言如何乎昊天也覆出爲惡雖法與之言亦不信矣時事如此喪亂未已如彼行邁無所底至也凡百君子通指諸侯大夫也不知有陰宜知有身既知有身而欲敬守之則宜相畏而各盡其職今不相畏是不畏天也不畏天豈能保其身哉辟言不信而猶忠告之詩人之厚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朁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賦也遂進也朁御近侍也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朁褻也言西周之戎已成矣而寇賊不退東周之

饑已成矣而年歲不遂不惟疏賤之人流離失所
併近侍之臣亦憂苦致病乃凡百君子當此之時
猶莫肯以道告君惟工於揣摩度言之而必聽者
則迎合而荅之一聞讒譖之言則緘默而退不敢
身直其事詭隨固位而不顧時事之日非庸臣誤
國于古如斯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此承上文言聽言荅而譖言退者彼亦有所
不得已也不揣摩而直言王之所謂不能言者也
言一出口即危其身不直言而揣摩王之所謂能
言者也巧言如流其身乃安此其所以莫肯用訊
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

使怨及朋友

賦也于往棘難殆危也言當此忠直獲罪奸諛得意之時而猶欲往仕則甚難而且危何則巧言之人王之所謂可使者也王云可使我云不可使則得罪于天子王云可使我亦云可使則朋友之離居者又怨我不能直言是無術以自勉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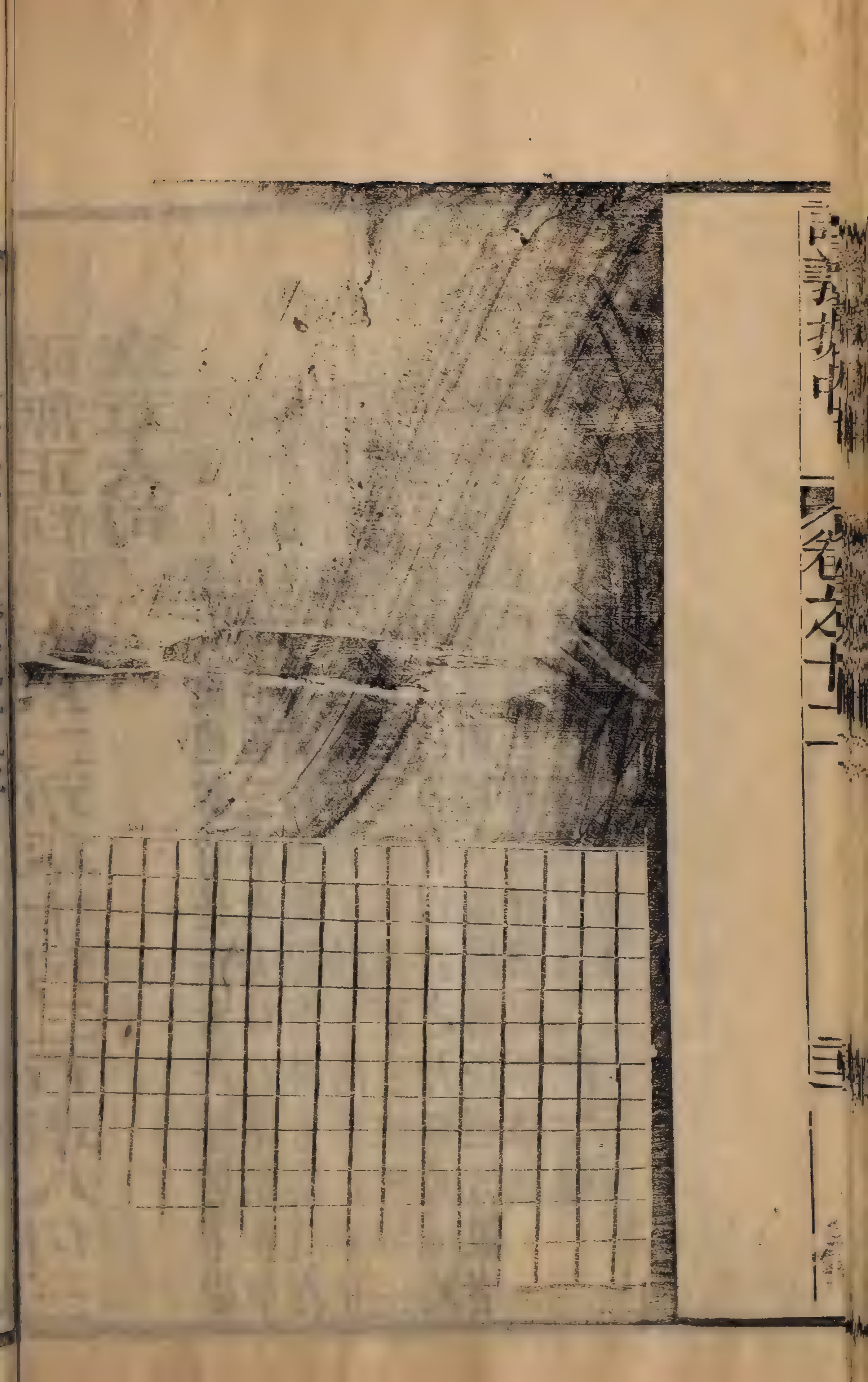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謂朋友也鼠思猶癙憂也言朋友責善我不敢辨但既知怨我則宜其出圖君乃謂爾遷于王都則曰未有室家憂愁涕泣語皆痛切而究之非實情也如果為無室之故昔爾出而離居之時誰為作爾室者離居則自作之從遷則曰不能是與巧言以悞國者相去亦無幾矣

雨無正（雨當作雨）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雨無正傷無臣也當時是正大夫離居不從遷也在西周者也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在東周者也在東周者也覆出爲惡而莫肯用訊在西周者託言無室而實不勤王兩處皆無正人故曰雨無正也然推其無正之故則皆王之惡直言而喜巧言有以致之乃知戎成饑成匪降自天皆由於人成亂者臣也啟亂者用臣者也然則人君之好惡可不慎哉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卭

賦也敷布也猶與猷同回邪遹辟沮止卭病也言旻天之疾威遍布于下土故下士之人謀猶邪辟而無所底止也夫人之謀固多不臧亦有臧者乃臧者不從而不臧者反用焉我從旁而觀之蓋愈謀而國愈病矣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賦也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

人羣謀以類相從其潝潝然和者黨同而無公是也其訿訿然訾者伐異而無公非也志卑識鄙亦可哀矣惟其無是非而有同異故謀之是者與已不同則俱違焉謀之非者與已不異則俱依焉我從旁而觀之其謀不知何所至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賦也集成也朱子曰卜筮數則煩瀆而龜亦厭之故不復告以吉凶謀夫多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究何得于道路哉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程法經常潰決也言謀之所以回遹者由無
謀之人不考古人之成法以為程式不揆天下之
大勢計其經常上之人惟淺近之言是聽下之人
惟淺近之言是爭是以謀夫愈多而愈不集也朱
子曰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為異論其
能有成也哉李楞曰謀之遠者似迂濶而難行謀
之近者似便捷而易用不知近者雖有小利而其
害隨至遠者雖無近功而可以終身無害苟非上
智之人惡能慎擇而決所從哉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賦也止定也膴多也艾與乂同肅乂哲謀聖洪範
五事之德也言謀猶如此是在位者無可與言矣
然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今雖播遷而有聖者焉不
盡否也天生蒸民必有恒性今雖凋敝而有哲謀
者焉有肅乂者焉是在下者未嘗無善人也但當

此旻天疾威小人盈庭之日將挺身而與爭則必至得禍而其人敗矣將隨聲而附和則喪其所守而其人愈敗矣如波泉流淪胥而不可止也君子欲保全善類故勸其無淪胥以敗而思所以自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而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此言君子自處之道也不敢暴虎不與爭而攖其怒也不敢馮河不附和而蹈其波也既不激而不隨惟有守道以俟時耳事無兩可必有一是既知其一不必更知其他矣然當此天人交病之日雖守道豈易言哉必戰戰戒懼兢兢慎持苟非道者斷不敢近如臨深淵惟恐陷而溺也即是道者亦必謹而行之如履薄冰惟恐肆而蹶也易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言步亂世之末流如需於泥故

而愼之斯不淪胥以敗矣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旻憂世也觀陰陽否泰之數君子小人常並生者也取舍有定則君子在上是非不明則君子在下君子既在下矣而猶挾其是非以與在位之小人爭必不勝也有淪胥以敗耳故有心斯世者不敢輕爲犯患之事而守道以全身其全身也非爲身也自全其身其相警戒以全善類之身則否之碩果不食即泰之拔茅彙征全其身正所以全天下也臨深履薄豈徒然哉然此亦視其時與位焉小旻之詩人一則曰我視謀猶再則曰我視謀猶是乃局外旁觀之人故可守道以俟時若已親與其謀在發言盈庭之列自當身執其咎而猶欲畏愼以免禍則又非君子之道矣世之與人家國而緘默自全者無以小旻爲口實可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翰羽戾至也明發將旦也二人謂父母也此孝子戒勉其兄弟也言鳴鳩雖小奮飛可以戾天以興人苟奮勉皆可至於善也是以中心憂傷念我之不及先人又懷父母生我之恩欲奮勉以慰親志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義
天命不又

賦也齊整肅也聖睿思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此因懷父母而戒兄弟也言人能整肅於外睿思於內則德性堅定雖飲酒而溫恭以勝之不爲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內既不聖又加之以醉而日甚則外益不齊而德喪矣故願兄弟之戒之

也各敬爾儀齊乎外以養其中斯聖通性定而命立不然則禍去災生天命不可以又邀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於是有動作威儀之節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蟲蜾蠃土蜂也土蜂取桑蟲而負之七日而化為其子式用穀善也朱子曰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道以似之可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何楷曰兄弟者親之枝也子者身之枝也各敬威儀以善其身所以繼先人也教子式穀以繼其身亦所以繼先人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人之黽勉不已者似之邁征皆往也忝辱也言是彼脊令飛鳴勤勞如此我與兄弟豈可自暇逸乎況我之日既邁矣爾之月亦征矣逝者如斯老將至矣而德業不進父母之生我何爲乎故願彼此奮勉早作遲寐窮日之力以敬身而教子庶乎可以不辱其所生也東方朔曰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怠譬如脊令飛且鳴矣此之謂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比而賦也桑扈食肉之鳥交交往來之貌塡與瘨同病也岸與犴通鄉亭之獄也桑扈啄粟非所食

而食也喻民貧也病寡岸獄非所繫而繫也言刑繫也民貧易於爲非刑繫易於觸禁則所以敬身而不辱其親者宜更加謹矣故握粟出卜問何時而能穀憂之甚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詳言求穀之道也溫溫和柔以敬人也如集于木恐失禮而隕越也惴惴小心以敬已也如臨于谷恐狥欲而陷溺也戰戰兢兢以敬事也如履薄冰恐履錯而顛躓也此各敬爾儀之實功以此自爲則能穀矣以此教子則能似矣必如此而後無忝所生有懷二人不虛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宛孝子繼志也爲人子者以父母之心爲心父母之心惟望子之保身惟望子之免禍

兄弟皆親之子也兄弟之子親子之子也皆親之所懷也人子懷親則必懷親之所懷故自敬其身勸兄弟各敬其身勸兄弟各教其子以敬身一家之人皆爲善以勉禍而後親心乃慰一有不謹則天命不又而忝所生矣日夜戰兢有以也樂正子春曰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孝矣詩人其知之矣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拊翼貌鸒雅鳥孝鳥也斯語辭提提羣飛貌此幽王之太子被廢而作此詩也言鸒歸飛而提提者戀其母也民皆有親故莫不穀而我獨得罪於父母是辜於天也我何爲而辜于天實不知

我罪之所在則雖憂而末如之何矣蓋自怨已之
有罪而不知非自以爲無罪而怨父母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比也踧踧平坦貌周道大路也鞫塞也路不行則草塞之矣言父子相親人之大倫猶周道也今遭讒間則是周道不行而茂草塞之矣遭人倫之大變是以心傷如擣假寐永歎未老而用老不病而如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賦也桑梓二木名父母所植也屬連也毛髮也離麗也裏腹也言桑梓父母所植猶必恭敬況父母乎所瞻仰者惟父所依戀者惟母而卒不我愛豈

我獨非父母之所生乎不然則生我之日辰有未善乎求其說而不得所謂不知我罪之伊何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菀茂也嘒嘒聲相續也漼深也淠淠衆也言柳茂而蟬鳴焉巳獨失其庇蔭而哀號無所也淵深而葦植焉巳獨離其故土而結根無地也譬之舟隨水流不知所至矣蓋是時太子巳奔申而王怒未息故前猶假寐而今不遑焉不知流離何所止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比也伎伎並足而俟也雉鳴曰雊言鹿奔而猶俟誘其儔也以比人皆愛其子也雉朝而即雊求其

雌也以比人皆愛其妻也而已獨隻身出奔不

顧其妻子有如壞木不生枝葉其情實可哀矣豈無有知之者乎蓋猶望王之憐之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興也相視先縱墐埋既盡也言兔急投人尚有憫其窮廹而縱之者路有死人尚有哀其暴露而埋之者爲其心之不忍也乃君子之秉心一於忍而並不哀憫則已之必死而且不葬可知矣然無可如何惟有涕泣而已此則所謂無所逃而待烹者也小雅怨悱而不亂小弁有焉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賦也醻飲也惠和舒緩究察也掎繩拖之也杝手

披之也佗加也此承上文言君子之所以心忍者由於信讒言而即行之也君子之所以信讒者由於心不和平不舒緩而徐察之也夫伐木者於其將仆向不即斷而用繩拖之析薪者於其將開尚不用斧而以手披之蓋少緩須臾則理解可得而王不舒究是以舍有罪而加無罪耳苟平心而徐察之讒言豈得行哉蓋始終有望於王也怨而不忘慕子之於親當如是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比也此推讒言之所由生也言王之左右皆可畏之人也其高者莫匪山皆能為險阻者也其深者莫匪泉皆能興波瀾者也若輕於漏言則四垣皆耳變故叢生不惟已罹其毒并恐王亦受害故願君子之戒之也逝梁發笱毀已成之功也蓋太子之立久矣彼亦必有所知之人彼亦必有所樹之

績此則事關宗社非爲一已故望久嗣之也當此之時一身不保而猶望王之愼言猶望王之遠慮此則性情之厚而所見有大焉者矣故聖人有取焉

小弁八章章八句

小弁怨慕也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嬖褒姒生伯服王信褒姒之讒也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王求宜臼於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故太子作此詩自怨已之有罪而不知且望王之愼言而徐察之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

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以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憮大也慎審也大夫傷於讒而作是詩也言昊天者人之父母何爲使無罪之人遭此大亂今昊天之暴怒亦已太甚而予慎審之實無罪辜也蓋詩人受害而不知所由故呼天而訴之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君子指王也遄速沮止祉亦止也此言亂之所生匪降自天也人必先疑也而後讒人之故亂之初生由於不信正人之端已意含於王心故小人因而讒之王遂信之而亂又

生矣如君子聞讒人之言怒而責之聞讒人之言
止而拒之則讒止而亂何由生哉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賦也要言曰盟按春秋之世人君有與其臣下盟者觀周鄭之交質則王之盟其臣可類推也餤進也止共盡職也言王不信正人而屢與之盟則正人自疑而亂長矣讒賊猶盜也王信盜而愈疑正人則亂暴矣夫盜不可信而王信之者以盜言之孔甘也蓋讒人敢爲大言將建大功是以亂幾愈進而其實不能盡職徒爲王之病而已矣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賦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謀莫定也毚毚狡

也言天下之大功惟君子能建之天下之大謀惟聖人能定之讒人何人而敢爲大言彼之居心我揣而知之矣外以甘言欺王實欲於中取利如彼田犬意在獲兔而已非果有社稷生民之至計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比而賦也荏染柔貌蛇蛇安野也碩大也顏厚不知恥也言讒人之不能盡職王亦宜知之焉讒人本無才力皆由王寵用之如荏染之柔木乃君子之所樹也彼其言之而往來行之爲功爲過君子之心能數之也果其數之則知蛇蛇之大言不過自其口出實未嘗行也未嘗行而敢言者彼有利曰又有厚顏故巧言欺人靦不知恥耳王乃信之宜其亂如此憮也豈昊天爲之哉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

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水草之交曰麋拳力階梯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言此讒人何人哉非有名望也居河之麋非有憑借也無拳無勇非有材武也乃敢爲大言以階亂者不過無恥而欲獲利耳其實不能獲也試思爾之言既大矣微而且尰爾勇伊何豈能勝此大任乎且爾之謀將多矣居河之麋爾徒幾何豈能辦此多事乎情見勢絀不惟無利且將獲罪既害人而又害已何爲爲此哉

巧言六章章八句

巧言刺讒人也○首章疑亂之降自天也○次章推亂之由於讒也○三章刺讒人之欺罔也○四章刺讒人之貪鄙也○五章開王心之悟○欲其不信讒也○所以止亂也○六章覺讒人之迷○欲其不敢讒也○亦所以止亂也○蓋小人不明於是非○而明於利害○忠告而善道之○使知工讒

之無利而有害則讒人止止而亂亦止矣易小畜之初爻曰復自道畏小人而避之也三爻曰夫妻反目忿小人而與爭也五爻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隣化小人使爲我用也避之者止於潔身忿爭者適以賈禍惟化小人而用之乃可以易亂而爲治此聖人轉移天下之大權詩人其知之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不知其爲人也艱險也我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内諸侯也暴公譖蘇公蘇公知之而不欲斥言之故但指其從者言彼何人哉其心甚險胡過我梁而不入我門問其所從乃暴公也則暴公之爲人可知矣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

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巳與暴公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同行本亦相得誰實先之而爲此禍乎今我旣被譖而失位又不入而唁我是必以我爲不可也但思始者爾與我相好之時未嘗云我不可始可而今不可是何故哉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賦也陳堂塗也梁在門外陳則門內矣逝梁猶曰他往逝陳則是來窺何也乃聞其聲而又不見其身行踪詭秘如此蓋以人爲可欺故不愧也而天不可欺盍不畏于天乎蓋猶望其愧畏而知止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祇攪我心

賦也忽然而來曰飄風攪亂也言旣不入我門不見其身則從此不復逝梁可也乃忽然而來有如飄風不南不北又逝我梁則是祇亂我心使不得安也胡爲乎然哉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言爾逝梁而不入門必謂疾行而不暇入也然我聞爾脂爾車矣爾之徐行尚不暇息爾之疾行豈暇脂車非疾行而不入見我必疑我之怨爾也不知我不惟不怨且實望爾則爾自當一來云何不來而使我日望之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

俾我祇也

賦也還返易平否隔祇安也言我之望爾有故也爾既譖我又疑我之怨汝勢必又起波瀾故望爾來也往不暇入還猶可入爾還而入彼此一見則知我心平易不汝怨也若還而不入彼此之情隔而不通則爾心之孔艱我不得而知之矣何不一來而使我心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賦也壎篪樂器土曰壎竹曰篪貫繩連之也諒信也三物犬豕鷄也詛盟也言爾入而我心安者非爲一身乃爲國也夫我與爾同爲王臣猶兄弟也兄弟和而後家成大臣和而後國定故願與爾同聲相應如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以和之也况我與爾素日共事如繩聯貫我之誠信爾豈不知如果

不知則出此三物以與爾盟可也蓋君子之心惟計國家之安危不計一人之恩怨小人如改前非則君子不念舊惡此心天日可表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水蟲能含沙以射人而不見其形也靦面相見也極窮也言人之心不必盟而亦可信也爲鬼爲蜮不見其形則心不可知矣既有面目相見則是人也以人視人既見其形則知其心豈其無窮而不可測哉故爾雖譖我我不怨也作此好歌以窮爾反側之情使知狐疑詭秘之無用而歸於平坦正直則其心不艱而國家永無事矣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詩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國家之患莫如[illegible]小人起[illegible]子之事而譖之既譖之矣

內見

又疑君子之報復而防之爲君子者又不能開誠布公以示其無他於是乎傾軋之患數世不靖此固小人之妒險亦君子有以激成之也若蘇公之於暴公既內見其詭秘之狀矣而容之以大度爭之以誠心欲其釋疑解怨以共濟國事可謂得大臣之體矣故聖人有取焉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比也萋小文各見也斐衆文交錯也貝錦文似貝也萋斐而成錦者集衆文以成章以比小人雜取衆事而羅織文致之也如是則可以陷人於大罪其所爲亦已甚矣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比也哆微張也侈漸大也南箕箕星也舌廣似箕也哆侈而成箕者開狹踵爲廣舌以比小人因其小事而皷揚張大之也如此則其人欲辨而不能其

爲謀亦已巧矣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往來傳播所由萋斐成錦也然爾雖巧言尚宜愼之聽言者有時而悟則以汝爲不信矣言無實者必敗露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

賦也捷捷便利也幡幡反覆也反覆便利所由哆侈成箕也然爾譖人人亦譖爾則今之受於汝者終且遷於汝矣所謂出爾反爾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譖行而得意則爲驕人矣被譖而得罪則爲勞人矣驕人罪盈乃好好而無恙勞人可憫乃草草而幽憂惡不得禍而善不得福天道不可知矣故呼蒼天而訴之也輔廣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而懲且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慰安之

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賦也章首二句重出衍文也投棄畀與也有北寒涼不毛之地也言平日嫉讒人而思所以處之意欲投畀豺虎使食其肉乃豺虎亦惡其肉而不食也又欲投畀有北使寒餓以死乃有北又惡其人而不受也不得已而呼蒼天使投有昊庶天綱恢恢無所逃其誅矣皆深惡而痛絕之詞故曰惡惡如巷伯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猗加也畝丘高地寺人內臣蓋以讒被宮而爲此官也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可

以加於畝丘以貝賤人之言可有補於君子也寺人孟子痛其爲寺人也既被讒而受宮刑雖嫉讒人亦無及矣故述其被讒之由而作爲此詩使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知讒人之所畏而預絕其萋菲哆侈之端則讒言不與而禍可免矣豈徒曰投諸人與有昊也哉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二章章六句

巷伯嫉讒也巷宮內道名伯巷官之長也寺人爲之故以名篇班固作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是也讒人可嫉止人皆知之而聖人有取於巷伯者爲其知成讒之道也天下無無因而起之事萋菲成錦集衆事以爲一然究有可集之端也哆侈成箕指小事以成大然究有可指之實也毛傳曰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是也避嫌不審皆由於不敬自謂大端已是而不謹於微自持此心無他而不避其似以小人執其微與似者

以譖之則無以自解矣故自傷而作此詩欲君子敬而聽之正欲君子聽而敬之也聽而敬之謹小慎微別嫌明疑則讒言無由生矣故敬者止讒之道也沔水之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之謂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興也習習頻也谷風山風也山風頻來惟雨隨之以雨能解風之暴而布其澤故風與雨常相須也以與人與友久相處也乃我與爾不然將恐將懼之時人不汝助惟予與汝將安將樂之時而汝轉棄予友朋之義安在乎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興也風自上而下曰頹言谷風無雨則自上而下者惟頹風而已不能澤物也以興人無朋友則不能成德也寘于懐者與之久而益親也棄如遺者棄之久而忘之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興也久不雨則風亢故上而不下惟在山巔而已山高風烈不能澤物而反害之故草木不生以興人之氣高性暴則朋友反被其害也故爾於我不止棄之而已且忘我恐懼相與之大德思我安樂以後之小怨勢必至於加害而後已友道至此亦可悲矣呂大臨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眞小人之交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谷風交道衰也。夫貧賤患難之交。至富貴而

多易之者非盡人之無良其勢然也當其窮
困心卑而無奢望故人小有所施卽感激以
爲大德或直言以責之順受而不敢怨也及
乎顯達則氣傲而視物輕向所謂大德今以
爲泛常矣彼故人者猶挾其舊恩而倨侮之
觸忤之故不能受而怨焉德愈久而愈淡怨
日積而日深凶終隙末職是故耳故君子之
於友欲其不忘富不忘貧貴不忘賤安不忘
危則大德常在而小怨自釋矣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蓼靑貌莪蘩也嚴粲曰始生爲莪長大爲
蒿莪猶可食蒿則無用以比父母生子以爲美材
至長大而乃無用也劬勤也自傷已非美材不能
養親因追念父母之生已勤勞備至而不食其報
爲可哀之甚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蔚牡蒿也蒿猶有子蔚乃無有更不如蒿矣
劬勞辛苦而已瘁則勞而至於病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缾罍皆酒器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朱子曰言缾罍相資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缾罄罍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憂入則如無所歸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局也成其形也拊撫摩之也畜止養之也長者調和其身體育者極養其性情見入則回顧定見出則追復之父母出入則必

懐抱其子也罔無極窮也朱子曰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山峯高也發發風頻起也穀善也言山者風之所從生也人莫不生於父母我獨何爲而遭此害哉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與律同弗弗與拂同言山者風之所披拂也人莫不養其父母我獨何爲而不能終哉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蓼莪孝子思養親也朱善曰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存則曠廢於今日猶幸來日之可繼也若父母既沒則罔極之恩不可得

而報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終天之痛。何時可已哉。

有饛簋飱。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賦也。饛滿貌。飱熟食也。鄭康成曰。飱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捄長貌。棘匕以棘爲匕。所以升鼎實也。砥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有位者。小人下民也。潸涕貌。言周之盛時。諸侯大夫朝貢往來。所至之處。饔餼豐盛。道路修整。故君子履之以爲安。小人視之以爲榮。今乃睠言顧之而潸焉出涕者。以周道猶是。而周政之獘。非復前時矣。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杼持緯者也。柚

受經者也佻佻佻弱不勝勞之貌公子貴族也言羸
周道而出涕者傷履之者也東方小大之國困於
重斂杼柚其空矣富室皆貧而葛屨可以履霜貴
族失位而公子至於徒行往來者盡如是故亦病
而涕出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
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比也冽寒也氿泉側出曰氿穫刈也契契憂苦貌憚
勞也薪乾而後可烘浸以寒泉則腐而不可爨矣
以比民養而後可用困以虐政則勞而不能勝矣
故契契寤歎哀東國之勞人而望其息也徐光啟
曰凡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勞也不竭人力不盡
人財皆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

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歸也西人從王者也自西來故曰西人也舟人爲西人操舟者也私人爲西人服役者也言東人供億專主勞苦不得歸休而西人復出而徵求焉職勞者葛屨履霜徵求者粲粲衣服已觸目而傷心矣至於舟人衣裘是貧者皆富也私人試官是賤者皆貴也蓋征斂之使四出則正供之所入有數官吏之侵漁無窮舟人私人莫不富貴百姓之凋敝可知矣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鞙鞙長貌璲瑞玉也漢天河也監視也跂隅貌織女星名三星隅置如跂也襄躔次也天有十二次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終日之間自卯至酉七次故曰七襄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不

以爲漿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不與焉長則東人之力竭矣惟望天助之而已維天有漢視之有光則挽天河以爲酒庶可以供西人之飲也織女敏捷終日七襄則請織女使爲佩庶可以滿西人之欲也蓋無聊之極思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報名也章幅也凡織成幅者皆有名目故曰報章睆圓明之貌牽牛星名與織女隔河而相望服駕也啓名長庚皆金星也先日而出故謂啓明後日而入故謂長庚天畢畢星也祭器有畢所以助載鼎實者畢星似之故名畢也言徵求供億之勞天亦不能助也織女有織名而已未嘗成報章也牽牛有牛名而已不可服車箱也東有啓明不助東作西有長庚不助西成有捄天畢但布於星之行列而已尚不若有捄棘匕可以升肉也則是

東人之困天亦無如何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箕斗二星名箕見於南斗常在北翕引也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斗七星四星方象斗三星長似柄也此言天不惟不能助也亦有徵斂之象焉維南有箕固不可以簸揚糠粃維北有斗固不可以挹取酒漿乃箕反翕引其舌若有所吞噬斗轉西揚其柄若有所挹取於東也則天亦似助西人爲虐矣蓋久困於斗量箕斂之苦故見其似者而卽神傷焉亦愁怨之至矣

大東七章章八句

詩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困也。蓋平王東遷之初西周之舊畿皆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郡之百費繫興。不得不

有所取於諸侯。觀春秋初年天王來求車求賻求金者相屬也。一國如此，四國可知矣。既已多所徵求，而所遣之使不恤民艱，且於中取利，故西人告富而東人告貧。觀詩中所詠，無以爲生，而疾視其上。苟非文武之遺澤，猶在不能以立國矣。夫國以民爲本，衣食器用其末也。政以人爲實，法制禁令皆其文也。以衣食器用之故，而至於困民，又不能用人，使借法令以營私，所謂本實先撥者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賦也。徂，往也。此大夫行役而遭禍亂也。言四月初夏而我已啟行，六月盛暑而我猶徂往，煩憂酷熱不勝其苦，故呼先祖而訴之，言先祖我之自出，非他人也，盍不憫予而忍使至此。此極乎無所歸咎之辭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賦也淒淒凉也卉草腓病也言征行不已時物遷變未幾而秋日淒凉可以歸矣乃亂離病民如百卉之俱腓則道路梗塞未知何所適而可以歸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賦也言秋日不歸則至於冬矣冬日栗烈又加之以飄風則更甚於秋日之淒凉乃民皆入此室處各善其生而我獨困於道路則不知何爲而罹此害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賦也廢變也言前者百卉具腓今則山有嘉卉蓋自冬而春也山尚有嘉卉則朝宜有正人乃在位者皆變而爲殘忍賊害不惟不援我而反讒傷之則不知是誰之過也

相彼泉水載淸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構合也言視彼泉水時淸時濁不常濁也而
我則旣遇亂離又遇殘賊日日搆禍如泉之常濁
而不淸也夫不歸而搆禍搆禍則愈不能歸不能
歸而見王何由而能穀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興也言不能歸則終於行矣彼滔滔之江漢為南
國之紀綱則我亦經營四方為諸侯之紀綱可也
乃盡瘁以仕而王不我有則紀綱之功不成矣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賦也言旣不能歸又不可仕則惟有去而已顧亂
離皆是也殘賊皆是也天壤之大無可託足之所
必如鳥之飛天魚之潛淵乃可也而我匪鶉鳶又
匪鱣鮪則未如之何矣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杞枸檵桋赤楝皆非美材也言仕又不可逃

又不能則此身之存亡不可知矣夫山尚有蕨薇隰尚有杞桋天地之恩細草微木皆荷生成以興朝廷樹人雖不材者亦當矜全之也不得已而作歌以告哀望王之哀之而我有庶乎猶可以生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四月告哀也大夫行役經時閱歲可謂久矣自北而南至於江漢可謂遠矣既遭亂離又遇殘賊可謂窮矣觀其欲歸不得仕不可欲逃不能此宜有忿激怨懟之辭乃不離不怨而已且盡瘁以供職拜誠以告哀雖流離放逐而繫心王室不忘欲返此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十四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賦也偕偕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陟山采杞望父母也偕偕從事不得養父母也以王事靡盬之故不得養其父母而且使父母思己故曰憂我父母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賦也溥遍也率循濱涯也言父母已所獨也王事人所同也天下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皆宜從

事而我獨任勞是大夫之賦政有不均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行而不息也傍傍勞而不已也嘉鮮皆善也將壯也言車馬馳驅而不已者謂我未老而方壯膂力正強可以經營四方也此獨賢之故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賦也燕燕安閑貌瘁病也或安居於家或盡瘁於國或高臥於牀或奔走於道則苦樂大相懸矣此不均之實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賦也叫呼號召也慘慘憂苦貌或耳不聞徵發之聲或面常帶憂苦之狀或退食從容而俯仰作態或經理煩劇而倉卒失容極言不均之致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賦也言不止勞逸不均而已或湛樂飲酒則是既已逸矣且深知逸之無妨故愈耽於逸也或慘慘畏咎則是勞無功矣且恐因勞而得過反不如不勞也或出入風議則已不任勞而轉持勞者之短長或靡事不爲則是勤勞王事之外又畏風議者之口而周旋彌縫之也此則不均之大害而不敢詳言之矣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北山刺時也夫君子之仕也原以宣勞非求逸也王事靡盬而膂力方剛已欲求逸誰當任勞顧勞可也勞而不均不可也止於勞逸不均猶可也使勞者受逸者之害不可也自古疆場多事之秋君子竭力致身以勞於外而一二得志之小人居息偃仰出入風議始則媟孽而亂其謀終則阻格而制其命於是

乎賢勞之人。功無可成。而罪且不免。北山之詩人致怨於大夫有以也。誰秉國均。必有任其責者矣。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

興也。將。送也。疷。當作痕。昏也。此戒多憂之累心也言無隨大車而行。無益於車。而止自塵也。無逐百憂而思。無損於憂。而止自昏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於熲。

興也。冥冥。昏之甚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將車久則塵愈多。故所見者目前之物而已。數步之外。則冥冥而無所覩也。思憂多則昏愈甚。故所明者所憂之事而已。此事之外。則茫然而無所知也。心憂則昏而以為明者。不出於所明之外。是明者小而昏者大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興也雝塞也塵多之甚則氣閉而不通也重平聲言重昏也頗者昏於大而明於小於所明而又三思焉則私意起而轉惑并其頗者亦昏矣故曰重也祇自重者言適以重其昏而於所憂之事則毫不能有所轉移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戒迷也人生之憂不可勝述也天運之循環禍福之倚伏如大車之輪轉非人力所能爲逐事而思之機愈深智愈巧而禍愈甚故詩人戒以無思也夫無思者非無所用其心也不思利害而思可否不思趨避而思修爲則理得心安而憂自解矣咸之九四因貞吉悔亡勸思理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戒思憂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賦也艽野地名二月周正建丑之月也毒害也共人僚友之處者卽後所謂靖共者也罪法罟網也大夫困於行役而作此詩言上天照臨下土人之冤苦皆宜鑒之我爲人所害而西征至於艽野可謂遠矣二月之初已罹於寒又由寒以至於暑可謂久矣遠行久役艱阻備嘗其人之害我亦大苦矣因思我之僚友意欲援我使歸故感激而至於涕零然我豈不懷歸哉畏此法網之密恐歸而又獲戾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歲除也周之二月歲除之時也庶多也睠睠勤厚之意譴責也言昔以歲莫往今未知何時還而歲又莫矣且身獨而事多又恐辦理不暇是以睠顧共人思與同事而畏害我者之譴怒未息是以不敢遽歸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賦也奧與隩同歲除之時民皆隩處也蹙急也采蕭積薪也穫菽聚糧也言昔以歲莫往今復歲莫而無由得還者以政事愈急而我愈不暇故采蕭穫菽以爲度歲之計其苦無時已矣然不敢怨人也此皆我不聽正直之故因而益念共人至於東

裝啟行然終於不歸者甚害我之人反覆無常雖與之釋怨而終不可信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賦也君子謂共人也恒常也靖者盡心共者盡職也神之敬之也聽之從之也式用穀善以與也言我不能歸矣故贈友以言也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爲常當思患而預防之內盡其心外盡其職且擇正直之人相與敬之如神明惟其言之是聽則朋友皆用善道以與汝庶乎可以免禍矣蓋深悔已之濫與小人而不聽正言故願共之人無蹈覆轍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賦也息息心安也言不止身不可安處心亦不可安息也好愛之也言不止其身相與且其心好之也如此則式穀以女不止免禍且可得福矣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小明勸擇交也大夫與正人兼與小人故受小人之害而至於遠行不還因勸所與之正人當專心從君子無復與小人爲緣也此雖一時憤激之言然果能靖共爾位而好是正直則所以免禍求福之道莫有外於此矣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可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鼓擊也將將聲大也湯湯水盛也言聞鼓鐘於淮水之上不樂而憂且傷者有懷於古而傷今之不然也淑人君子以善養人之君子也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是故教人以禮則民逸威人以兵則民勞逸則聞

音而生樂勞則聽樂而生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
也然則詩之允懷淑人其故可想矣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喈喈聲和也湝湝流長也悲則更甚於傷矣
回邪也懷古人之不回則今人之回可知也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鼛役鼓也周禮以鼛鼓鼓役事是也水中之
地曰洲言鼓鐘而又伐鼛是流連而又興作民力
竭矣故傷淮水之涸而洲見也妯動也悲而且驚
則心動矣猶似也言古人之德殊不似今人也蓋
至此始微露憂心之故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賦也欽欽聲有節也琴瑟堂上之樂也笙磬堂下
之樂也雅南樂章儀禮工歌三笙入三間歌三皆
雅也上關雎笙鵲巢上葛覃笙采蘩上卷耳笙采

蘋皆南也籥舞器也僭差也言樂聲舞容皆不僭
而傷悲且妯者共樂是而其人非也故曰禮云禮
云玉帛云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可以知
禮樂之本矣

鼓鐘四章章五句

鼓鍾傷時也序曰刺幽王也考之載籍無幽王東巡之事韓詩謂昭王時作而亦無確據史稱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淮南又王西巡歸伐徐徐與淮近竹書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於江遂伐越既由江至越則淮之南北屢經之矣傳曰穆王巡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鼓鍾之作與祈招同旨其爲穆王時詩無疑也淑人君子懷允不忘有以也懷其尚德而不勞民之力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主祭者自謂也與與翼翼皆蕃盛貌積粟曰庾十萬曰億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是也侑勸食也介助景明也言剪除茨棘以為田畝自昔先人何為如此乎蓋將使我於此蓺黍稷也我黍我稷我所蓺也我倉我庾我黍稷之積也國非無良農也以為人之為之不如我所自為之誠也於是酒食享祀妥侑介福皆以我之黍稷為之盡力田以致養乃祭祀之本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祀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濟濟蹌蹌敬之容也禮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也絜與潔通在滌也執豕稷滌牛羊粢盛犧牲備而後往烝嘗亟之也剝解其皮烹熟其肉肆陳其骨體於俎將奉而進之也慶言或者各司其事非一人也祊廟門內也祭祊求神也祭事與祊並舉者也祼鬯求諸陰焫蕭求諸陽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祊也皇君臨之也神保保保先祖以來者護從之屬也或神而神來乃孝孫之慶故神報以福併報以壽也此初獻之事也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爨竈也踖踖敬而敏也孔碩牲體大也言薦熟也燔燒肉炙炙肝言從獻也禮云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莫莫敬而靜也凡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豆所以盛羞者君婦所爲也孔庶多也二羞皆具言備物也賓客四方來助祭者賓長爲賓衆賓爲客也獻酬互飲也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而賓酬之也交錯旅酬也衆賓與兄弟皆遍也卒盡也言其禮儀盡合法度而笑語盡得宜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有笑語也格至也前言饗者初來而饗其祀今言格者親至酬獻之地而報以福壽若與之相酬酢也此亞獻終獻之事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

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熯勞也幾期式法也齊整肅也稷敏給也匡正敕戒也言主人甚勞而行禮莫愆故神使工祝往告孝孫而嘗賚之也苾芬孝祀言黍稷馨香牛羊肥腯也神嗜爾飲食之豐潔故予爾以諸福之物如期而來如法而具也踖踖莫莫既齊也孔碩孔庶既稷也禮儀卒度既匡也笑語卒獲既敕也神悅爾禮容之莊敬故錫爾以眾善之極億萬斯年永永無已也朱子曰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是也此言獻畢受嘏之事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賦也既備禮成也既戒樂止也徂位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告利成也神無形而言具醉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尸稱皇尸尊之也神依於尸神醉故尸起也鼓鍾金奏肆夏也送尸而先祖歸尸神歸故神保亦歸矣前同饗今同歸也廢去也朱子曰不遲者既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鄭康成曰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是也燕而言私者非狎昵之謂也祭重公義雖諸父亦在臣子之列燕伸私恩故天子諸侯皆尊諸父而與兄弟齒也此送神之事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賦也祭畢而燕於寢故廟中之樂皆入奏於寢也綏安也人神之主也祭而受福今祿也燕而人所懽則神喜而又降之福故曰以後綏祿也爾殽即所徹之羞也記曰因其酒食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是也莫怨具慶所謂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也小大稽首燕畢祝嘏也言神既醉飽而使君壽考矣人之意亦與神同也孔惠孔時言此祭甚順於理甚得其時也盡者推其意而廣之使天下之事無不順理而得時也又欲子子孫孫勿廢祭事且引而伸之不數不疏也以祭祀之道通之天下而垂於萬年所以為遠孝也此言燕私之事而以孔惠孔時四語總結之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楚茨。天子祭祀之禮也。古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於宰芻之三月。又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鐘師掌

金奏鼓鐘以奏九夏肆夏其一也記曰先生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楚茨之義備矣黍稷倉庾躬耕藉田而藏之御廩粢爾牛羊則在滌而芻之也尸稱皇而鼓鐘送之其爲天子以禮無疑矣先祖孝孫所以序昭穆也執爨爲俎序事以辨賢也君婦爲豆助內以備物也爲賓爲客尚德而序爵也獻酬交錯以逮賤也父兄燕私以養老也小大咸在以慈幼也正君臣親父子明夫婦貴貴而賢賢老老而幼幼先王所以治天下之道如指諸掌矣君子是以知祭之爲義大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賦也信與伸通山之引伸綿亙者也甸治也維禹甸之修水道也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

川畎澮溝遂於川川則溝洫修而川麓綿亘皆可樹藝
矣由是以封建諸侯而原隰墾闢曾孫得以田之
也既守封域益修禹功疆以定其經界理以達其
遂溝而畎畝之縱橫物土之宜而布之矣劉彝曰
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
畝東矣此井田之法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色同也雰雰猶紛紛也霢霂小雨也
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陸佃曰豐年之冬必有積
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兩言小雪言盛也然
雪欲其盛又欲其澤浸之周故繼之曰優渥雨欲
其小又欲其膏潤之遍故繼之曰霑足如此則雨
雪得宜而百穀生矣朱公遷曰田之洽者禹之功
穀之生者天所賜詳述之不忘本也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賦也場田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也畀與也此承上文而言也南東其畝則疆場翼翼矣生我百穀則黍稷彧彧矣凡此國中之田皆曾孫之穡故收其所入以爲酒食而畀侑皇尸獻酬賓客庶神降我以壽考之福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賦也

中田公田也八家同井其中爲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爲廬舍也墻下有樹田畔有植瓜其一也漢書曰瓜瓠果蓏植於疆場是也瓜成而剝削淹漬以爲菹也夫祭祀之菹多矣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而獨

有廬於中田之瓜者盧舍疆場皆皇祖所締造瓜狐剝菹乃孝孫所經營是以神悅而天降之福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賦也清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此正言其祭也祭以清酒灌地也求神於陰也從以騂牡迎牲也執鸞刀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啓毛告純也取血告殺也取膋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求神於陽也

此祭祊以前之事也記云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此諸侯之祭禮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烝進也享獻也苾芬香也言薦熟也祀事薦熟以後之事也何楷曰楚茨詳於後而略於前自祭祊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槩之信南山詳於前而略於後自薦熟以後亦以祀事孔明一語槩之是也前言畀尸賓以介壽獻皇祖以受祜皆擬議之詞至此則先祖果來而報之以福壽也言皇祖言皇考又言先祖祫祭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信南山諸侯祭祀之禮也左傳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信南山之義猶是也疆理田畝先成民也雨雪生穀所謂三時不害而民和年

豐也。祭以淸酒力穡之所爲也。所謂有嘉德而無違心也。從以騂牡畜牧之所得也。所謂民力普存也。而備腯咸有也。疆埸瓜菹謂物產之蕃滋也。地無遺利而孝無餘思也。苾芬烝享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得天之時因地之利盡人之力。蕃物之產致力於民者勤而後致敬於神者備。致敬於神者愈備則所以致力於民者愈不得不勤矣。君子是以知祭之爲義大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計公田也。一成十里以萬畝爲公田。一同百里以萬夫爲公田。皆十千之數也。我田主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以養公田者也。介廬舍也。烝進髦士俊民也。言此開明之大田歲取十千之入。非以之自有餘也。將積而陳之

取以食農人也農人足食益肆力於南畝故自言以來常有年也古旣如此今亦宜然於是君公親適南畝見其耘耔以時而黍稷茂盛或於廬舍之旁或所止息之處進髦士而謀之將方社祈雨使今亦有年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旣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齊與粢同禮云稷曰明粢是也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方四方之神御迎也田祖先嗇也周禮凡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穀善也此與髦士行之也以其粢盛與其犧牲祭社方而祈年非以自爲凡以爲農夫也又盛樂雩祭迎田祖以祈祈雨蓋欲大我黍稷使我之士女有養且樂於爲善也方社統於地陰祀也故以禮

爲主祈雨禱於天陽祀也故以樂爲重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賦也曾孫田主也非祭而稱曾孫者民自比於家人故從其廟中之稱也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速也此既雨而巡省也定中之詩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税于桑田是也婦子出餉敏於事也田畯至喜喜其敏也曾孫乃取其左右之所饋而徧嘗其旨否固以見上下之相親而且旨者治其有餘否者知其不足又將取陳以食之也民於是盡力耘耔不治竟畝可預卜其善且多焉其所以曾孫不怒而農夫克敏者皆上之德意有以感之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

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茨屋茨言密比也梁車梁言穹窿也此納稼於圃之象也坻水中高地京高邱也此積粟於場之象也箱車箱求倉求箱者將以大車載黍稷稻粱而納於曾孫之倉也納於曾孫之倉而以爲農夫之慶者曾孫不自食又將取其陳以食農人也曾孫勤農積粟皆以爲民故農夫飲和食德咸欲報君其祝君壽之無疆上下相親之至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甫田勸農也民國之本也食民之天也農食之所從出也故立國之道勸農爲先勸之云者非徒督責之也必有所以養之我取其陳食我農者養之善道也取其陳者出故納新無紅腐也食我農者周之給之不責償也歲

取十千有常額也。歲豐君取之，歲歉君與之。水旱不齊而民食常足，故雖歉而亦如有年。而且爲之祈甘雨，而且爲之省耕耘，不易長畝。甘雨時降則歲果常有，而陳陳相因矣。此先王之政所以贊天地之化而立蒸民之命也。匪直此也，古者士出於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省耕省耘之暇，皆進髦士而與之講肄，則隴畝皆庠序，公卿皆師儒矣。由是粢盛犠牲，教民以禮；琴瑟擊鼓，教民以樂；不怒克敏，教民以敬；報祈祝壽，教民以愛。既厚其生，復正其德，本之以愛敬之文，以禮樂而皆於勸農得之。君子是以之后稷公劉之造周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

直若順也蘇轍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
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
利器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其
種之也時故其生也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
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
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賦也方房也孚甲始生也皁粒米未滿也稂秀而
不實者莠似苗而非苗也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
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穉幼禾也既庭且碩言其
苗也既方既皁言其秀也既堅既好言其實也既
耘之後百草皆去稂莠似苗猶有存者既實之後
并稂莠而去之則嘉穀愈茂也然又恐螟螣蟊賊
之爲田穉害也此則非人力所能主故望田祖之
神取而付之炎火蓋田祖神農是爲炎帝盛夏之

時炎帝司合故其祝禱之詞如此此望神爲曾孫除害而農夫亦享其利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渰水氣也萋萋雲盛貌祁祁徐也雲盛則雨多雨徐則入土也公田曾孫之田也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借八家之力以耕之故曰惟助爲百畝田也穉晚禾穧束秉把也滯刈之所不及也既無稂莠又無蟲害則所需者甘雨而已而有欲其先公以及私蓋其尊君親上之義習以性成也雨暘時若則有年矣故於其收斂之時或有未穫之晚不或有未斂之不束或有遺忘之秉或有遍滯之穗皆留以爲寡婦之利蓋古者鰥寡孤獨待養於上故留所有以與之所以廣曾孫之仁愛非猥戾而暴棄之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曾孫來止省斂也婦子饁田畯穫也田畯至喜喜其勤也歲功其成則宜報祭而不遽舉也必待曾孫之來乃祭之欲曾孫主之也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此特舉騂黑者蓋以螟螣蟊賊秉畀炎火故禮南方報祝融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故禮北方報元冥也以介景福農夫為曾孫祈福也輔廣曰以報其婦子饁彼南畝所以慰上之心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所以愛上之身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大田報祀也農夫感上之恩德故於收穫之後祀神而為上祈福也歲取十千上不自食所以食農夫也假載南畝下不自為所以順曾孫也以祈甘雨以穀士女上勤下也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以社以方農夫之慶上爲下祈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下爲上報也上下相親至於如此而雨暘有不時若年穀有不順成者乎至於遺秉滯穗惠及鰥寡則庶幾哉大同之世矣雨欲其先之公也不必急已利欲其公之也不必私於已非后稷公劉之盛德曷克臻此君子讀甫田大田良耜載芟諸詩未嘗不神遊於其際也成周之宇宙太和乃至斯乎卜年卜世有以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賦也此詩以三句爲韻矣與止叶茨與師叶珌與室叶同與邦叶也洛水名在東都君子至止者朝會於東都也諸侯皆至則天子之福祿愈多故言如茨積之崇也韎茅蒐韐韠也茅蒐染韠士大大之戎服也奭赤貌作起也言天子來而百官皆戎

服者蓋起六師以從行欲因朝會以講武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
保其家室

賦也鞞刀下飾琫刀上飾珌玉也鞞琫有珌天子
之刀飾也公劉之詩曰鞞琫容刀是也韎韐有奭
言官戎服也鞞琫有珌天子亦戎服也家室王室
也天子之神武如此知其能億萬斯年保固王室
以臨諸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
保其家邦

賦也福祿如茨諸侯以福祿崇天子也福祿既同
天子以福祿綏諸侯也邦諸侯之國也天子神武
則諸侯畏服而小大相安不惟保王室兼能保萬
邦矣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瞻彼洛矣諸侯朝天子於東都而頌美之也。朱善曰。周人尚文。其弊也恐至於弱。故周公戒成王曰。詰爾戎兵。召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聳萬民之觀瞻。一四方之趨向也。此詩言天子至洛水之上。視御戎服。以起六師。修戎備於巡幸之時。講武事於朝會之日。據地勢以合人心。遵國典以承天祐。使諸侯咸知王靈之赫奕。是固福祿之所由聚。邦家之所由安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美盛也。湑。光潤也。鄭康成曰。華裳裳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主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是也。之子謂諸侯也。心寫。寫悅

而抒也天子遇諸侯而必寫者悅其有才德也君臣相得則聲譽益彰而上下相安是以有譽處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興也蘇轍曰黃色之正也芸黃之盛也有章有文也君子之有文燦然如華之黃也朱公遷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於儀則能得君而獲福矣此美諸侯之能文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或黃或白非一色也沃若柔而潤也言我覯之子見其乘四駱而六轡沃若所謂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也或有文章或善射御如華之或黃而或白也此美諸侯之能武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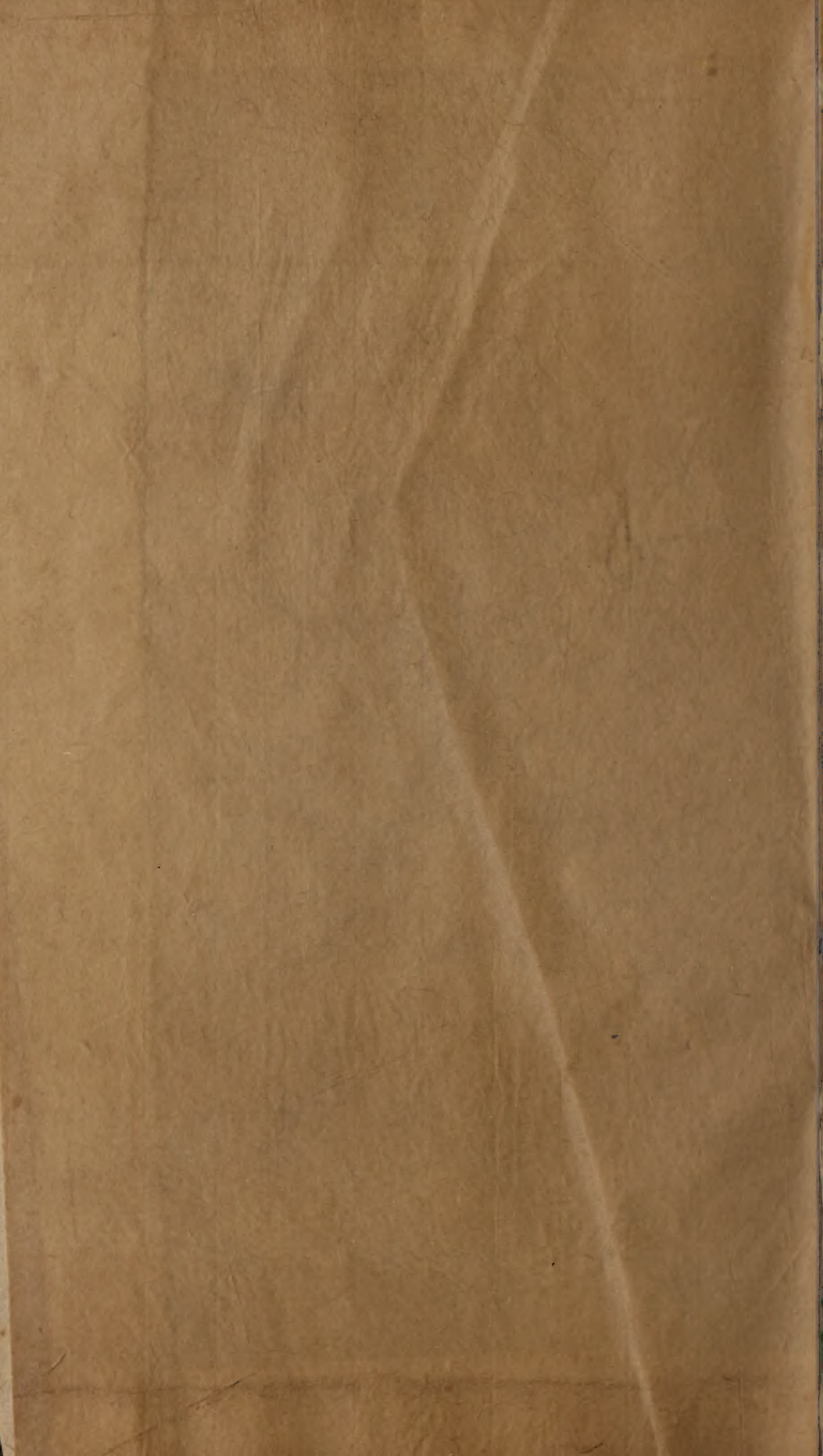
賦也此承上二章而言也至治之世必右文右則武其左也左之而宜者見其才之無不能也右之而有者見其德之無不備也惟其德之存於中者無所不有是以才之見於外者與德相似而無不宜焉以此見有德者必有才而武功仍本於文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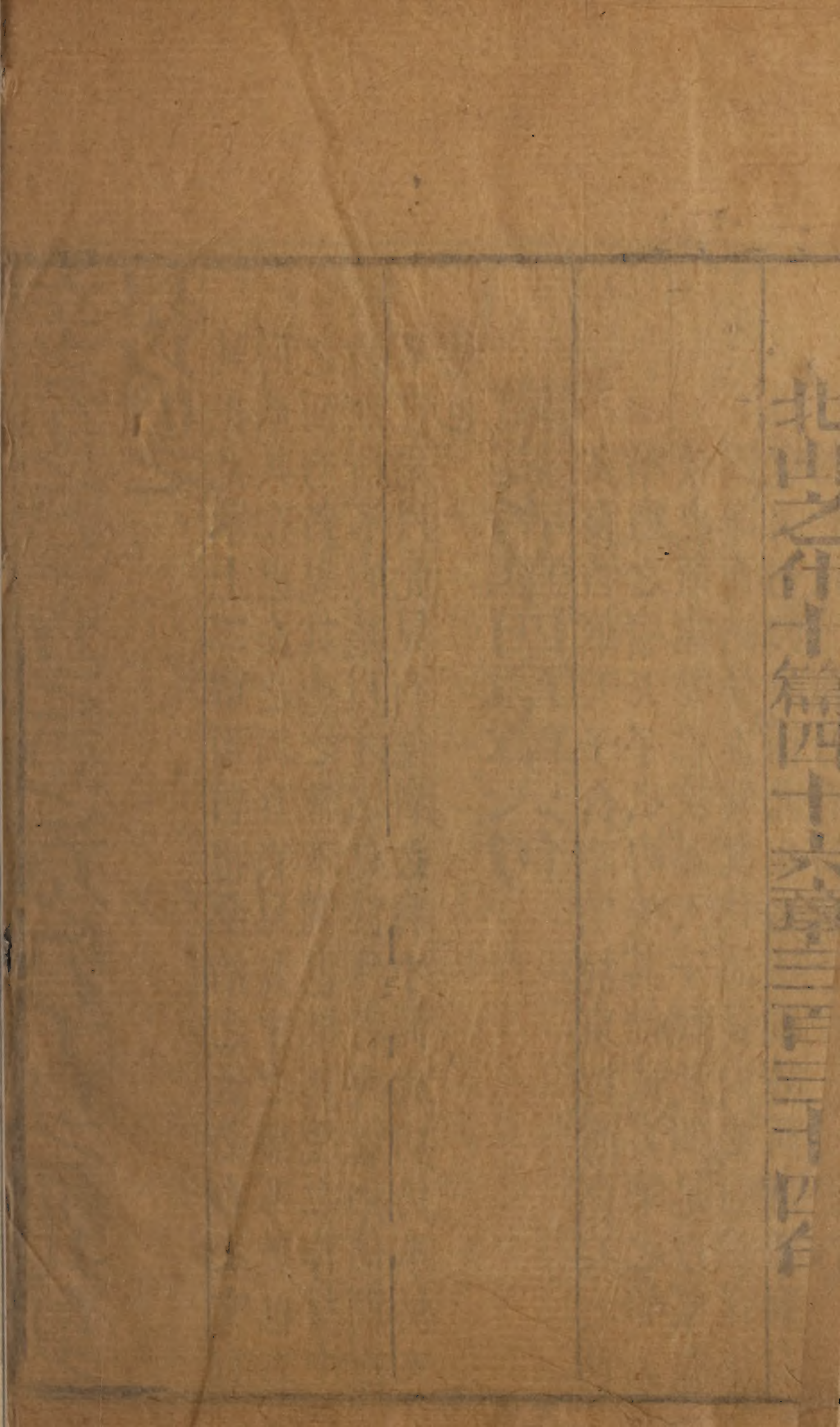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天子會諸侯於東都而嘉美之也瞻洛之頌天子也專美其能武裳華之美諸侯也兼嘉其右文蓋天子神武則足以威服四海而諸侯亦蒙其休諸侯尚文則承宣德意講信修睦而九伐之法雖設而可不用矣詞不同而義各有當也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